平菴集 卷之中

祭文
哀辭
行錄
墓誌
附錄

5563.8
4119
1878
v.4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祭文

社稷壇祈雨文

今玆之旱云何其酷高處如焚卑又就涸九旬魃虐無禾無粱無粟無黍民且顚罄貢賦靡供粢盛將闕百姓何辜守土失職菲誠莫效霈意終邈厥或零滴曾不潤圻尚冀冥祐亟垂靈隲底倅之罪惠民以渥沛然甘注洽我一域曷云其晩庶乎濟急齋潔以祀竚賜歆格

大屯山龍湫祈雨文

東288709

守土不職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災以久不雨三庚已過而魃虐彌甚禾不可復種而已種者將盡槁而死無以應貢賦給神明而吾民且溝壑矣太守有罪宜被其罰百姓無辜胡至此極乃今以六月甲寅奔走遑遑又致告于爾明神惟爾明神尚極垂恤神變化作雲霓感雷電水下土惠我膏澤普洽一境蘇枯潤涸嘉穀以登辛民有衣有食得以給神需而充上供也惟神之庥敬恭以俟

祭訥隱先生文

嗚呼文山之陽靈氣攸宅毓精貯祥篤生耆德挺我

荷蓍爰暨茅龜先生繼起爛其同規醇然風味嶷然
容儀言若不出如不勝衣見善則喜聞惡不話語及
殉節慨焉以涕豈其强爲匪矯伊性賢愚俱獲走卒
猶敬而質之美文之以學因文見道惟古是式膏旨
墳典酣飫圖史授幽摘秘出入百子詞華逸發其蒼
其喬清音妙韻宮諧羽宣及躋膠庠芳聞彌著晚膺
德選乍出旋處厥後累辟而辭不造彼婉孌者曾莫
我好迹阻朱門夢斷黃塵歲月于荒樂彼之園有山
蒼蒼有水泱泱嬋若老仙霞佩翺翔隱約猶寛曷厭
疏糠左圖右書事我丹鉛咳唾錯落累牘連篇風舒

波激森其凡例珠光玉潔碑板照裔門窓在手闔闢
任樞眼目高揭廓乎其模德輝攸及學子樞趨耳提
面誘囷傾缶乎法門大匠昭代鴻儒宜授之室以矜
以式宜充之帷乃都乃咈澤而不川奈何乎時有慨
頹俗我懷之悲邈彼海隅從我其誰四方之遊已矣
無期龍溪訪舊寔我攸息寤焉不寐心往神詣允矣
君子孰測其際顧余小子猥蒙推奬不揆顓蒙施以
鍼頂質雖靡逮意何敢忘去歲雪臘我宿麗床欣其
忿睡考德問疑曰爾移峽以時則宜眷言龜洞吾行
遲遲何莫相將我有我節卽憂時悼俗感懷塡胸朝起

而辭臨門以將謂言春中我來以糧庶幾百年君子
胥壽君子胥壽受天之佑胡不少留遽其來歸鄉邦
蕭索士失著龜嗟嗟吾黨誰所毗托茫茫斯世則莫
訴聽龍亡虎逝昔人攸歎末俗益訛險路惟艱庶其
循拙毋不能止尚冀尊靈惠我祇遂牖厥愚蒙無底
罪咎物薄誠至庶或歆右

祭牛川鄭公文

偉哉欒翁有赫厥業保節完名煒勲揭德啓慶㫖後
委祉于公公惟懋紹厥聲洪洪風味溫然器宇疏曠
詞華逸發玉温崑閬凤通桂籍屢踐臺端豸冠峩峨

齮喙旁狺載試之吏單琴武絃翔于銀臺夙夜惟虔
重瞳屢顧恩諭乃宣爰及乃祖七分登巡寶墨騰
輝
宸章璨然光前耀後榮莫與比盖公器度先公
是似體弱心强可往萬千 上嘉曰才畀以海藩天
耦人艤迹孤時艱公辭列章進退之跲冷煖雖審義
分敢越匪榮高牙聊盡吾責冰蘗攸勵貪饕斯喙奸
訛自沮頻呻以瘥課目之嚴 天顏載色亟授之柄
出入蓬幄忽税不駕世道之厄允矣君子胡不百年
歸旐在道淚濕海壖哀綸荐下以賻以禋隱卒崇終
君獨知臣尋疵諷薄彼獨何人眷言吾嶺運值屯邅

[illegible]乃素朦醎酸行止之窘前塗惟艱
凉凉斯世貝[illegible]臆公旣不留于何倚泊悠悠日月
音容寖微一哭公私孰知余悲維公有靈庶其格息

祭立齋姜公文

嗚呼氣化日漓完粹無幾厥或才優鮮克終始公姿
英秀高才敏識不資師友惟古之式粤自齠齔已覷
閫域肯學兒曹馳逐文園駕我寶筏沿泝詞垣含英
咀華去毛撲髓頤志墳籍飫味圖史古事名物百家
衆技曲暢旁通才全學博豈若拘儒膠守舊迹之經

齮喙旁揺載試之吏單琴武絃翔于銀臺夙夜惟虔
重瞳屢顧恩諭乃宣爰及乃祖七分登巡寶墨騰
輝 宸章璨然光前耀後榮莫與比蓋公器度先公
是似體弱心强可往萬千 上嘉曰才畀以海藩天
耦尺觝迹孤時艱公辭列章進退之跲冷煖雖審義
分敢越匪榮高牙聊盡吾責冰蘗攸勵貪饕斯喙奸
詭自沮顰呻以蹉課目之嚴 天顏載色宜授之柄
出入遴巖忽稅不駕世道之厄允矣君子胡不百年
歸旋枉道淚濕海埏哀綸荐下以賻以禮隱卒崇終
君獨知臣尋茲諷薄彼獨何人眷言吾嶺運值屯邅

揆孫璿鎬王大母淑夫人咸陽朴氏襄禮以来月十

齮嗾旁㹷載試之吏單琴武絃翔于銀臺夙夜惟虔
重瞳屢顧恩諭乃宣爰及乃祖七分登巡寶墨騰
輝　宸章璨然光前耀後榮莫與比蓋公器度先公
是似體弱心强可往萬千　上嘉曰寸界以海藩天
耦人艇迹孤時艱公辭列章進退之跲冷煖雖審義
分敢越匪榮高牙聊盡吾責冰蘖攸勵貪饕斯嗾奸
訛自沮嚬呻以瘥課目之嚴　天顏載色宜授之柄
出入蓬𩏂忽稅不駕世道之厄允矣君子胡不百年
歸旋枉道淚濕海堧哀綸荐下以賻以禋隱卒崇終
君獨知臣尋疵諷薄彼獨何人眷言吾嶺運值屯邅

斗揭酉柄歲暮寒天虎逝龍亾雨泣風悲顧瞻咨嗟若之何其曰余湔劣素矇醎酸行止之䇿前塗惟艱凉凉斯世則莫訴臆公旣不留于何倚泊悠悠日月音容寢微一哭公私孰知余悲維公有靈庶其格思

祭立齋姜公文

嗚呼氣化日漓完粹無幾厥或才優鮮克終始公姿英秀高才敏識不資師友惟古之式粤自齠齔已覰閫域肯學兒曹馳逐文園駕我寶筏沿泝詞垣含英咀華去毛摸髓頤志墳籍飫味圖史古事名物百家衆技曲暢旁通才全學博豈若拘儒膠守舊迹之經

還往趨下風而久餘光者葢有年矣每覸公風髯滿
襟談屑霏霏論確今古無不淹貫了然如昨日事其
遇嘉時令節必攜友提壺詠歌以自適其磊磊之志
揭揭之氣昂然若鷄羣之鶴猥以小子若可與有爲
也牖迷引義諄諄勸誘之不置小子愚不肖雖不能
體公之訓之一二而區區感鐫則葢有之嗚呼世故
忽薄滄桑互嬗正字公既中身告凶江左翁飛不盡
翰終于棲枳後生之所仰望而庇賴者惟我公在公
今又不待小子疇依焉嗚呼公有長胤亦克用譽能
以文學繼家聲粤在丙寅蓮臣有以皇明御賜衍義

陳達者宣索有命白衣天陛　重瞳累顧特旨新秩
祖烈重闡孰謂方敷之樹遽爾摧殞於仙斬飆擧之
前哉天道誠未可知也嗚呼悠悠日月星霜累變梧
山雪暗龜亭風凄慨其回顧靡所藉在爲阿妹弔重
以自憂物薄誠至庶其臨格

祭金子濙 厚源 文

嗚呼惟君之先世有令德清白傳家蔚爲士則君乃
承之克纘前業嶷然厚重童年老宿維孝維友溫愉
容色持心愿謹與物無競豈其邊幅匪强伊性餘力
而文旁搜詩禮圖書四壁淸灑絕滓夜寐揭箴忍災

有戒俛讀仰息夙夜不懈手裏小學案上譜牒優游
以泳夫孰非學亦旣幹蠱克家用譽事務之應酬
有餘德業宜懋門戶可持鄉隣咸稱宗黨攸期那知
一疾緜數箇月含苦忍痛猶冠而櫛貽憂是懼親病
而耋方君移疾余往診之神息雖了症已瀕危執余
之手謂疾莫醫耽羅音書闕見無期如或見止病若
可夷遂不復言涕淚漣洏余且慰解勉其無然曾未
數日凶音遽傳夢也非眞有淚如泉如何濟音卽是
斂日春闈有書謂君愼疾嗟君已亾而不及覩驚心
慘目豈容辭說顧余淺劣知心蓋久自弱附來交期

彌厚比又遷寓去卯而岐幸近仁里謂相倚依君今
已矣伊誰相將臨君之門謂君在堂入而無見使我
心惻書畫埋塵花階蕪沒孀婦哀號幼女何知凄凉
身後嗣續伊誰天道無徵只增我悲匊茲明日窀穸
是期蕪詞薄奠詎盡哀息

祭江左族父文

嗚呼粵我荷翁爰曁處爺交須共濟以世于家餘霏
末光君云其磨猗歟先生功思將手犖犖奇氣冲霄
黃鵠淡淡淸操寒冰財玉怒色霜凝笑貌風煦奮髯
軒眉談今話古義形濟急志存敦宗一門和翕爛其

春融維孝而友修已物成風聲所及疇不欽傾妙歲
蜚英餘事文章開口吐鳳隨手瓊璜神翰騰蛟體兼
篆隸詞場擅藝慶溢蓮桂中身坎窞曷是爲疵謗與
名隨世道之崎深巷鏟彩十載林園傍揆曲擬古聖
神文左圖右書剔抉微蘊亦克游藝毫分方韻古道
是慕仰思俯讀不落方所大着心目發吾所蘊著書
一篇擬舉而措致意君民蔘而罔聞奈何乎時拊琴
高視我歌且嘻嵬科重闈匪足謂榮　王陛崇獎直
以文名晚潛騎省遽入　金扃一言缶乎優動　天
聽小冊重登先祖所珍襴幞俱進皇明制新爰及賢

季聯武講筵　王用嘉乃錫以巨編紫誥煌煌諄諄其命一方鄒魯以歌以詠際遇伊隆兆足以行誰之不如何莫爲卿一麾炎鄉時乎爲貪江海所齧其地荒湮封山害劇可哀斯民簿牒旁午星駕馳逐我后斯惻乃命鑭革農拆于野千耦偕起芃芃黍麥昔實荊枳耕鑿自如茲焉樂國劉鷄雖小可驗所學禁彼獮虎抵覺吹毒戛伸身蹇積勤成疾尚冀少須牖我羣迷羽衣告凶靈馭倏催萱堂日暮原鴒三哭今其永歸曷月能復省言梁人野哭聲徹七點異日碑應墮淚小子顓蒙眷遇偏摯余愧無誠世故且掣曾

不從容以求進益欲復拜覿今又何及疇昔之夢先生詔余儼其冠服手指一書曰此周禮我閱粗熟恨不與爾同其誦說且及後學詩然勸勖曷不鐫佩洋焉在耳庶其自敀毋不能止洒今緘辭長痛公私先生有靈尚或歆息

祭族叔悳文

嗚呼記余幼少及見我家盛時嘗過巖亭池花爛開柟陰滿庭荷翁雪翁與諸弟諸侄以次而坐談笑春溫玉色腴容輝暎里閭煒若仙人降于雲霄夫兩翁淸德峻望冲祖後百有餘年始有之小子時尚少不

知兩爺之難遇也後十餘歲稍省事經閱人世始慕兩爺爲人想像欽仰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乃知兩爺之果難遇也嗚呼兩爺今不得以見之矣兩爺之後猶有江翁琅翁及巖泉公兄弟四人在篪塤互唱克追兩爺風範而乃若奇才厚德風動我一門則惟江翁是推凡我小子之得辨魚魯不爲近刑之惡者莫非諸父兄之德也夫以江翁及諸公爲諸父居又隔岺而近朝夕得以遊從於門下者豈非小子之喜且幸而小子愚且蒙不自知其爲喜且幸也在今滄桑壇盡門戶寂寞質疑問業之無其地然後

始知江翁諸公之又難遇也嗚呼江翁旣不待小子
後生靡所依歸思江翁之深慕江翁之切而欲見一
二彷彿於江翁者則惟公是已嗚呼公實江翁之弟
也自幼長在江翁之側一動一静學江翁而爲雖文
章見識不及江翁而孝友如江翁敦宗如江翁高揭
如江翁言論風旨略與江翁相似爲文作字又得江
翁遺規余且愛慕而期依之欲見江翁而不覩而見
公如江翁焉適今公又不幸嗚呼荷蒼兩爺旣不得
以見之矣江翁又不可見矣欲見彷彿江翁者而今
又交臂相失矣公諱字秀朗姿地高潔家庭盡孝友

之道宗族致敦睦之義處心行己能强而直簡而不
陋見不善若浼已措諸事爲又剛果周詳能克家用
譽此非惟姿性之美而然實有所受之也公自幼善
病不能勤苦讀書晩來弭意問學益嘗悼堂搆之頹
瘁痛具爾之多零汲汲乎惟江翁文行之湮沒是懼
裒集謄寫手胼神疲猶不輟語及江翁必慨然以涕
一日余往候公時公疾已數月公曰吾病死吾非怛
化但老親在堂伯氏遺稿未集是吾不瞑之恨也八
月壬戌余哭三哥生員公于酉谷以公病也不敢聞
諸公旣殮聞公疾已革余又走而進公旋視曰吾不

能言只面目可也臨命顧淸河兄曰吾早孤今又棄老親而死欲令異日爲吾緦經燒之吾塚上於禮何如又曰先君墓表未竪伯氏文稿未集君宜勉之言訖而絶死生之際從容又如此益與江翁考終時又相類而其苦心至意殆令行路隕涕也嗚呼公與我性質有强與愚之異强故可以勇於有爲而惟庸愚者不能自振甘於批退而無成胡不少留策我頹惰追平日之游從重我心之惜惻

祭進士族父著文

嗚呼維我先行者德次第零謝時移世易事亡其舊

猶幸公與伯父及我先君皆老而不衰源源來往其
相好相愛之篤非惟一家之情而已公避痘必于我
居其寓他處先君輒與之俱不相離違不見公久者
惟先君梧溪時爲然公自少有好賢之誠嫉惡之性
聞人之善必亟稱不容口見人便給善反覆者必鄙
夷之平居未嘗自逸奉先御家皆致其極不以衰老
少懈少日讀書爲時文旣小成不汲汲於名利隨分
捽兀寡約以處其於紛華波盪之場亦泊如也中身
以後累遭棗慘荐之憂病人所不堪公處之不失其
常曰吉凶禍福天也吾於天何哉丁卯春公有一孫

病痘出避就伯父而處時先君自城寓還一堂三老相携相守由由然樂以忘憂居無何先君忽又潛遘公驚且慰曰以某氣力病必勿藥異日吾兩家當爲宴集以慶之凡其藥餌需用之具不待求輒送遺焉嗚呼哀哉不肖無狀逢天降害嫘然爲命尚忍言哉是年秋公有呻吟之症日以澌削旣彌留余嘗候于門外公使傍人傳語曰吾固欲見今吾疾病吾不忍見爾欒欒以傷我心而添我病也旣數日棄世聞公嘗於病中語及吾家事必爲之潸焉以涕非至篤厚何能眷戀如是嗚呼去夜之夢公臨門外儀容僕馬

如平日公詔余等曰吾方作赦文山之遊汝宜以菁根進吾欲沃渴也又曰爾能從我乎乃考亦已前路矣吾兄弟諸而從崇厓際天瞻望不及竟號泣而返余於是始知公昭昭者長在與我先君遊從如塵世之爲也抑未知陟降庭宇日與子姪周旋乎將又有所欲言者乎願公與我先君遂陳于上復夢余而致告也嗚呼公歸不復年已再周謦欬愈漠容儀漸微悠悠日月我衣亦吉蕪詞來哭重以自悲物薄誠至公庶歆格

祭陶漁族兄 正始 文

嗟呼 僉公乎昔公志如何揭乎自厲頑乎高摩頎碩
其實燁燁其華霜落之林逸翰迅掣蔿馬之驟直轡
高著江翁讓頭耻庵退步蘊乎其畜用宜有裕世故
悤薄荐之惡憂我髮種種命奈仇謀絕意名利寄懷
林園枯禪契濶魚鳥爲羣墳庵晝靜泉舍風暄爰居
爰處俯讀仰息寒苦靡堪隨遇自怡鶴髮癯容地行
之仙優哉游哉聊樂我員我懷伊阻誰與晤言世多
慆慢恣意擅厚君子自守甘我茹糗世多夸毗萬首
趨蹶君子自高蓧璞無玷弊箒猶珍千金何有報施
之舛司命之咎嗟公坎壈又何足悼 公昔謂余士宜

有操闊則多敗拙惟寡辟寧拙無淵盍與共鄉念我本拙言下便服恒擬果餱取正于公娛我榆景閑界從容我痼頹懶不以時卽今忽謬悠悟歎何及小山無人公又不復悠悠日月荄蔓儀刑山頹水咽雨泣風鳴慨我獨立于誰籍在門戶衰薄使我心悔顧瞻洛嗟若之何其蕪詞替告略陳哀悤

祭小山族兄文

嗟呼我初童丱及拜雪翁雲翁之孫兄惟爾家騰馥餘光曷云其磨有綷其羽允矣苞族伊質之美濟以學力得之家庭又親有道膽欲其大志不局小氣字

高騫藻思逸發渾其紆餘謝去雕琢多聞博識高會
眼界俾之需世何適不濟早膺德選時乎爲貧厠足
險塗强顏囂塵再試之吏吾志莫伸彼哉噎媢會莫
我與槐安夢能朱門迹阻樂彼巖泉有幽其室一意
觀玩仰思俯讀左圖右書以存以察閒以劇棊忘形
忘物有來于于讌及朋舊庶其百年受天之祜忽稅
不駕何命之促方兄秉燭速我共榻江翁有稿盍亦
掃塵我苦疹痾不以時臻擬當春中于橐以赴顏懶
因循此計終謬在今息惟我恨何極我家不振世故
多旧各心其心事亾其古我昔謀兄勗率以短略書

古訓俾揭之壁講會展讀惟望及朔耳擩心染𢗟或有裨今焉謬悠若之何其巖亭花爛泉舍波喧嗚呼遠矣曷月能旋暮道悵悵嗟我單隻悠悠斯世則莫訴臆暗喟微吟重以自憂尚冀冥牖毋至罪尤

祭族弟平卿 正朋 文

嗟呼巖穴之士名湮沒而不稱此昔人所悲已乎平卿才高乎當世行追乎古人而立身之志詘而無施不能以一藝成名卒窮餓以死悠悠斯世誰復知有平卿也嗟呼平卿好讀詩禮又喜韓馬蘇柳之文凡所作往往有古人形貌其爲文也寧法漢唐而不成

不欲爲元明之綺靡其緹䑃也寧學君子而不至不屑爲小人夸毗之習標高揭已其氣頎頎如也自少業功令投之所向靡不如意搤將占高科騁天衢以爲門閭榮且以行吾之所學而堇一得於鄉解竟以白身終命也夫嗟呼平卿時之人方擅厚奕揚揚焉奮其袂峨峩焉纓其冠肩比青紫聲生勢長終身逸樂富榮數世而不絕厥或趨舍有時擇地而蹈不爲利慾所奪而卒不遇窮厄以沒世者不可勝數而在平卿又有甚焉恤恤乎寒不得衣飢不得食晚又無妻不能將老此恒人之所不堪而平卿處之自如性

疎迂無所事惟以圖史爲園囿日勸課後生奮髯軒眉譚理論文高聲諷詠激仰千古超然若遺外勢利而不厭貧賤平卿所存於中者於斯可見矣我有弊箒享之千金彼榮辱憂樂之自外至者又何關焉嗟呼自此年來我家不吊長德者舊次第零謝吾兄弟相仗而居者如振威兄遠軔中折令季英卿弱冠小成旋又夭閼聖仲又有才無年曾未幾何平卿又隨之逝山兄遽又不淑門內悲凉事亾其舊顧瞻嗟咄若之何其余以不才不種而穫獨立無輔悔吝日滋惟恐屏伏脩省以求黥刖之補無作門戶之羞而已

此外尚何望哉嗟呼平卿向余自三宜將見拙翁登沙峴望君之廬嵓巖花半開山鳥悲鳴寒亭以西疎柳依依愁烟萋萋自不勝物是人非之感歸與拙翁語及之慽然以悲翌日觀拙川水石之勝仍約翁異日亭成當共爲粥飯會翁肯而許之但平卿旣不在余又見錮貧病恐未能擺脫得去去又何心爲樂耶嗟呼平卿君其能聽吾此言否

祭從弟叔玉 正晃文

嗟呼叔玉胡至此極老父疚哀孤孀呌擗君何不聞君何不知不聞不知我心摧悲天乎命乎胡爲而然

恭惟王考克篤克仁積慶毓祉宜爾子孫十餘年來
何禍之酷大小喪慘前後荐疊惟我伯母仁孝出性
宗黨咸稱鄉隣所敬不幸遘疾沉緜累歲醫窮藥殫
奄忽違世相保相依惟君是飲勸勉加飡庶無疾祟
豈意於今君又夭閼始君嬰疾前月廿八亦自卧起
猶能語言余不之慮適外暮旋夕餐才撤女奴奔告
顚倒入門一語未到君目已瞑君耳無聞失聲長號
淚落懸泉一日之疾豈是死病廿二之年豈是正命
轉眄之頃幽明永訣念我與君生同年月出入遊嬉
如蚷如壓情誼之篤非但親懿君性慇款家術所庇

君質完厚金剛石確餘力文藝誰之不若秀而不實天理難詰髧彼聖兒無父誰怙亦既能言謂諸父父九原有知應不瞑目眷茲南嶺伯母幽宅處非其地兆不叶吉將謀遷奉卽君同麓懽侍泉下孔邇不遐而君雖樂如老父何叫號莫及觸目生悲情溢辭縮粗述哀悃柩前痛哭奉奠以贄靈其格思歆我酹矣

哀辭

李聖功哀辭

李君聖功興之佳士也遘痘不起年才三十嗚呼其可惜也已始吾川城時聞聖功以文藝稱聖功於余

戚也余心艶之欲一見而未能藏之胷中盖久歲辛
酉余自梧溪來寓于興之東城南里距聖功居不崇
朝謂當常常而見之新寓汨汨未暇還往所與遊從
者宋處仁君據兄弟君據爲聖功姊兄知聖功最深
吃吃說聖功不離口云聖功事父母以孝家庭之內
無間言與人交剌剌披肝腑無所爭競爲學一味勤
劬方進進不已少年而嗜學吾未見如聖功者處仁
言亦如之余聞而益奇之不待相見固已得其爲人
其年秋聖功過余于城之寓舍請共肄時文客土離
索苟有人來訪者自不覺跫音之喜况所嘗願見如

吾聖功者乎樂與之同業覸其性度安詳樂易不爲
棘棘態爲文甚似而幾筆翰俱到非吾鈍根拙陋之
比誠可服也但其善爲戲謔則余恐其流於浮薄妄
以古人出於思之誡警之願與我交須共勉俱爲寡
過之人聖功便許之時鄉解有日人云科場有痘遠
近舉者率未免馳驟聖功獨決意不赴其立心制行
類如此余於是始信前所聞者果不過情而處仁君
舉之亟稱誠有以也聖功以若資地若假之天充其
志業其所成就不應如彼之沒沒而惜乎天理無徵
使聖功終不永厥年以其平日戒痘之嚴謹而猶未

免焉倘所謂天道非耶聖功沒一子繼夭有小婦奄
奄在室嗚呼何其慘也余與聖功相知已熟自其逝
怛然無以爲懷今聞其葬也不忍無一語乃作詩三
章以塞土中之悲必以沙之水起興者志其所居之
地也詩曰

沙之水流瀰瀰兮言念子之不我遐兮維城之水亦
流于沙

沙之水瀰洋洋兮濕有蘋藻谷蘭芳兮採之擷之爾
佩之光

沙之水流嗚嗚兮往而不息不復歸兮旣我南望云

何吁矣

宗姪可遠息逝哀辭并序

吾宗君可遠生而有美質能嗜學不幸遇痘疾以三月壬子不淑得年纔十八余在梧峽猝聞訃告心骨俱驚如醉如夢三日五日而猶不寤也嗚呼君吾先祖之適孫也昔我先祖忠定公積德疏祉垂裕于後子孫趾美以世其家爰有荷翁實承厥休淑德懿行粹然一出於正蔚爲世範用光前業其遺風餘韻至今猶有存者君生此好門庭稟得好姿地自幼言動舉止一如成人年十餘歲服大人公喪縗麻哭踊動

遵禮制及冠進修益懋趨向雅正略無戲慢浮躁之態事親孝友于兄弟遇親戚朋友俱有節度家庭之間人無間言餘力文學一味勤劬經史諸家次第淹貫文思日以長進時或發於吟咏句語清新往往驚人目耳人皆以遠大期之嗚呼君今已矣夫以先祖之積德延祚如此荷翁之趾美彦慶能惠佑後人亦如此其後孫之淳姿美行如吾宗君者宜若永食其報享得遐算而年不逾二十無一子嗣續仁孝之名沒而不立而吾祖百世之祀夏無可托噫嚱此何爲者豈蒼蒼之無神而漠漠之無信歟抑運氣之變而

人爲之莫之容耶嗚呼君王母今年七十七歲方君
疾病匍匐入廟庭祝以活我宗孫嗚咽泣訴之語殆
令行路隕涕旣不得焉則背女奴泣而出曰吾何心
覩居此世吾不忍更入此門遂往三溪廣廈無人亭
宇凄涼獨病慈在堂對孤孀號泣噫噫于人世何如
也余又悲夫比來宗法久廢管攝無人人各以其心
爲心回護旋斡君在猶有可望君今已矣奈何嗚呼
惜哉其生以壬寅沒以己未以八月壬寅葬于松山
於其葬也强作詞以哀之俾執紼者歌焉
蕙茂蘭馨爾之質兮玉潤冰清爾之潔兮溫厚仁孝

本天性兮餘事詞章蔚擢穎兮發軔伊始天路迥兮
神之聽之宜壽福兮云胡不吊奄此酷兮彩衣先導
已先兆兮（愛宗君着彩衣陪其大人往松山不數日
君染痘）彼蒼者天不我助兮先祖先考尚此忍兮以
彼其材不少展兮哀哀病慈腸已摧兮婉彼少婦竟
誰依兮相爾幽宅松之皐兮烏烏晝鳴狐夜呼兮嗟
嗟爾魂將焉托兮千齡萬歲寃曷釋兮

行錄

燕爲齋權公行錄

公諱業字勛仲安東人高麗侍中諱幸之後爲東方

著姓入本　朝有諱檄歷事　中仁明三朝官左贊成　贈領議政　謚忠定世稱冲齋先生寔爲公六世祖高祖諱采義興縣監曾祖諱尚節壽職護軍祖諱洽處士考諱斗晶早世妣豐山金氏本生考諱斗明妣全州柳氏以　明陵十五年己巳八月二十三日生公幼頴悟異於凡兒及就學少記性不能課誦惟長於究索凡義理奧處能耐煩理會處士公嘗抽案上諸書令讀之句讀文義靡不通曉雖老師宿儒莫之過焉既勝冠以處士公命從事時文頗有聲於儕流間然非其所好惟以博觀窮理爲事雖隨衆應

舉而不以得失關心居兩堂憂前後十餘年杜門讀書不與人遊從欲斷置科工伯氏公强之不獲已赴丙午鄉解竟屈於禮部乃曰是有命焉且吾善病忘身遂名非我志也遂棄公車文伯氏公曁季氏俱以文學聞於世節次登上庠公富有才具而養痾林園絶意名利專精經史晝讀夜思凡其微辭奧旨必窮究自得而後已尤深味書經中庸之文每夜端坐誦三四篇旣又誦敬齋箴夙興夜寐箴六先生畫像贊及退溪自銘非甚病不廢又深於易學先後天生出變易之妙陰陽吉凶存亡之理瞭然如指諸掌至於

天文地理曆卜筭數之術亦皆溯其流而探其源凡有悲喜事必以理自處不形於色患心氣躁厲晩年痛加矯革嘗曰七情中惟怒最易發非有擢山氣力未可制也每擧呂東萊終身無暴怒之語以自勉且以戒子侄公素病濕體肥氣萎中身以後留意修煉之方節嗜慾愼飮食靖居息神精氣力老而不衰臨化無疾恙中夜談笑鷄旣鳴正席而逝時乙亥正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七配昌原黃氏宣務郞錫圭之女奉養舅姑誠敬備至事夫子義而順敎子女愛而嚴接人不以貴賤有間雖左右婢使常蒙假與顔

色未嘗惡言罵詈力治蠶績以供賓祭夫黨一女子無歸爲之收育及長備粧需以嫁之盖公平日得於內助者爲多先公八年而沒葬于梧麓聖子山丑坐之原從先兆也及公之葬異室同封有一男二女男正運生員女長適蔡德符次適朴乃慶正運生一男一女男息潤女適康胤祖蔡生三男一女皆幼朴生二男亦幼公天稟溫厚慈良謙以自牧豐顏偉軀儼其有容孝友篤於家庭信義聞於鄉隣早見得內外賓主之分能擺却聲利紛華之累平生不爲皎厲之事隨分捽兀樂以忘憂或吟詩以遣懷或圍棊以寓

戲與伯氏朝夕對討篪塤迭唱其樂怡怡也公於書無所不讀尤致意於天人性命之理至如幽經僻書無不淹貫究極其妙丁未春嘗夜觀天象歎曰明年國必不靖矣既而曰　國祚靈長庶無憂也翼年果有亮佐之亂異日子弟請問其方公曰吾儒家自有法門外於此者不足學也公雖不以數學自居而讀書竆理之暇得於緒餘者又如此常內而不出不欲前知於人蓋其志行之脩姱見識之該博有非文人才士之所可幾及而世莫之能知訥隱李公所謂今之知易者無如權某今人多名過於實權某實過其

名者誠確論也歲甲寅我家移寓于梧溪之汾浦客土離索孤陋日甚公嘗避痘於我宿留晰夕獲侍談讌案上有參同契一書正恍從傍佔閱多不能句讀公一過眼便理會曰此魏伯陽煉丹法蓋所謂神仙正道也九年成丹白日昇天是則誠有其理朱子爲之注解而又有龍肉未嘗之歎然此特寓言耳如爾輩自有喫緊工夫何必觀此等雜書以分精力爲哉又曰吾嶺枳塞世路險巇莫如入山林深處木食澗飮以求全性命豈羨夫一時之富貴哉嗚呼公蓋有需世之具學可以明理才可以應變智可以知來而

甘心竄伏卒老於林下又未能享得遐筭天之報施
於公者又何其尠薄也日公之子生員君以公行錄
一通示正忱曰先君不顯於世隱德潛行人無知者
深恐其愈久而愈泯泯也竊惟知先君深者惟兄在
請有以最其迹也正忱以不德不文辭生員君又累
累還往需索之甚勤其義有不容終辭乃就其所輯
述者稍加隱括間又參以舊聞撰次之如右非敢冀
爲秉筆者所取而傳信來世姑以小塞生員君之孝
懇云爾

墓誌

清澗堂金公墓誌

公諱鼎元字亨叔禮安人 莊憲朝名臣吏曹判書諡文節公諱淡之八世孫吏曹叅判號栢巖諱玏之玄孫也曾祖諱幾善安奇察訪祖諱鍌成均生員有器量行義世以公輔期之考諱宗衍通德郎妣務安朴氏府使琿之女公生 寧陵乙未十二月十三日自幼有至性事父母色養無違愛敬備至及遭大故哀毁踰禮孺慕之思白首如一日或語及父母遺蹟輒哽咽流涕忌日必主爲奠獻以盡哀敬每日早起展謁家廟非甚病不廢也伯氏公有才子二人曰斐

然粹然俱夭闕無子公扶護伯氏務悅其心又以孫弘運爲斐然後弘毅爲粹然後歲壬寅伯氏公歿時季然生纔二歲公憂其早孤失學極意教導以至成立勸課諸孫必有程限嘗曰世之人率多徒尚文詞而不念身心工夫是可慨也諸孫或私蓄錢財者必名而戒之曰有父母者其敢有私財乎此市井家事不願汝曹爲之也性喜澹泊衣取蔽體食取免飢兒孫或有衣帛者必命去之曰禮童子不帛汝曹何用此華美之服因命跪坐誦書史遇警省處卽諄諄勸諭曰人道當如是矣晚好鼓琴有時興到招諸子若孫

使之歌而和之以娛嬉乙卯八月初三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二某月日葬于郡東胡麻谷巳坐之原夫人瑩下夫人漢陽趙氏成均生員頍之女襄烈公仁壁之後有四男卓然穆然赫然出繼渾然三女金命聃琴敬躋生員南泰紀內外孫曾男女凡數十人公之孫弘弼以正忱嘗獲私於公也間以公遺事見示曰請有以銘諸竁也正忱辭不得遂就其所錄而敢加隱括以爲誌

平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平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附錄

戊午十月初五日右承旨臣蔡弘遠前佐郎臣金熙洛承 命收嶺南先輩事蹟後今 侍時 上曰權正恮事蹟何不入於都錄中也弘遠對曰事係莫重掩抑不敢對 上曰然矣仍 命曰只書生卒年編入可也仍 口傳書編修官二十五人名姓而以前左議政蔡濟恭爲總裁官蔡因記之云權正恮字子誠號平菴安東人忠定公橃之七世孫也 明陵庚寅生甲戌司馬丁丑文科第六人官至 侍講院說

書杜門掩抑雖隣里人不得見其面年五十八而卒
編修官金熙洛署敍　謚說及編書顛末謹識之

行錄

公諱正忱字子誠號平庵姓權氏安東人忠定公諱
橃七世孫　明陵庚寅生　元陵甲戌司馬丁丑庭
試文科官止說書丁亥卒年五十八公天資粹美神
彩清明自在齠齔好靜坐進退容止不越榘度人稱
小學童子始受曾史已能屬文族父恥庵公夔令賦
天皇氏以試公卽應之曰缺二字太古時天皇獨無爲
其後地皇出天地判尊卑恥庵公大異之既長力學

劬書探賾義理尤好庸學朱子書節要專精誦讀一
字不放過又嘗曰道在我心不可他求者也其體具
於吾心其用在於事爲之間況先儒說明白的當開
示後學不啻若指南之車燭幽之鑑雖無明師之敎
豈不知入頭下手處乎自是益勵志於向上事又嘗
手寫小學書聖學十圖常置懷袖間以爲服膺之地
性至孝事親以養志爲先家素淸寒親厨屢空而未
嘗苟求於人滫瀡之節必竭力自辦以盡其懽夏夜
執扇侍側非命退不止冬月或手自採薪以溫寢堗
母夫人有時躬親臼井則輒代執其役及遭巨創易

戚具至一遵文公家禮叅以諸家禮說以盡送終之
節日必晨起整衣冠拜家廟退則端居終夕不設惰
容潛心經訓日有課程所著有形上下說物格知至
說中庸總論及志疑勿忌勿助辯毋自欺說自彊不
息說四端七情辯近思講義等篇雅性謙遜未嘗以
賢知先人一時長德交口稱許九思金公樂行每許
以畏友訥翁李公光庭亦曰權某非但一鄉之善士
乃後生中師表也甲戌中司馬丁丑大闡登　筵席
英廟下敎曰爾是嶺人平居必有自期者將何以
事君對曰古人以尊主庇民爲人臣第一義臣雖無

知識乃所願則此四字也 上曰善爾居安東體得邑名則又好矣退出有詩云尊庇自期誠妄計邑名息義愧菲才是時親知以晉塗方闢爲賀而公愈懷兢縮務自韜晦分館前被翰薦以公枉遠特 命退定 召試及至呈白券 上敎曰昔漢光武封卓茂爲褒德侯意蓋深矣目今矯弊莫如尚質權正忱今番 名試如期而來已見質實庭試四六非所長則隨他墨券者多而獨不强其所不能復見其質亦非故免之意是亦質也三質俱可尚此等世道宜先此人忠定之孫豈後於春坊叅下乎卽拜說書公以格

外 恩命有難承膺黽俛出 肅拜章徑歸戊寅丁
憂庚辰服闋復以本職就 召壬午侍 書筵講周
易 小朝讀夬彖號有厲公進曰夬之爲卦五陽進
而決去一陰此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而君子
之心猶存敬畏必欲十分完全而後已小人之可畏
有如此凡爲人主欲去小人所當知時審幾不可容
易發露以致危亂也又講朱子己酉封事公進曰朱
子封事無非格言至論而其第六條所謂擇師傅以
輔皇儲者要切中尤要切 邸下今日之所宜體念
而受用者也誠願 邸下本之第一條講學以正心

以爲萬化之基又以六條中所言爲修己之方一曰
二曰愈益在兹則其他諸條皆是舉措中物事也又
講萃卦卦辭公進曰萃之爲卦最屬於人君蓋萃者
君臣同德萬物萃聚之時也萃聚民物之道必得大
德之人治以中正之道然後可以萃合天下而一羣
情之歸仰苟非中正之道而又無大人之助則萃者
散而合者壞矣晉時永嘉之禍生於平吳混一之後
唐宗天寶之亂起於開元豐亨之餘此甚可畏也卦
辭中貞之一字誠萃道肯緊也　小朝每稱善對領
相稱下番淳實有文學可嘉仍　令銓曹曰下番博

學多識誠難易得勿務他司俾輔予不逮嘗 下手書曰偶讀蘇子論有可疑著使蒙毅不去則扶蘇不死秦國不亡乎且扶蘇之受死孝乎否乎此是千古大關節處願聞高論又太極圖說中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小註朱子曰脩之悖之只在敬肆之間而已誠敬二者如鳥翼車輪則今獨提出敬字何也余素抱痼疾雖短夜不能睡偶看文字有一二疑處特爲書問詳悉數進爲望公對曰蒙毅秦之謀臣也若使蒙毅不去則扶蘇不死而秦國亦不至於遽亡然高斯旣在則扶蘇之變安保其不作至於扶蘇之不

許復請而死於僞詔者雖出於不逆君命之意而先儒論申生只稱其恭而不許其孝以是推之則扶蘇之受死不過爲中生之恭也至於圖說註單提敬字者蓋就静虛一邊說去故只以敬字言之而敬外無誠誠外無敬則誠之一字恐在於言敬之中矣又嘗因論易閑言不信　下手筆問目曰自古以來見善而好見惡而惡固人常情然而好而行之者少惡而去之者罕焉其故何也堯舜桀紂之興亾布列簡冊人孰不讀而信而不行好而不爲其所信非誠信故耶雖固誠信而物欲外誘故信而不能行好而不能

爲浸浸然不悟而然耶願聞高見公以誠好惡明取
舍之義一一陳對終之以講學正心之要 小朝傾
心開納嘗製進端午帖有 睿學研三易眞工講九
條 手諭連宵降詢堯及下僚之句 大朝見之
下敎曰知元良之有下書於宮官心甚喜悅仍 命
筵臣進讀書筵問難諸條喜曰願聞高見四字甚偉
矣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豈不美哉自此逐日入直連
開講筵 眷注旣隆啓沃方深已而羅賊之變出於
意外宣傳官不時傳 命 小朝蒼黃趨進大小宮
官皆撤出無持燭籠者使院隸秉燭 小朝徒步而

行燭光依微誤犯 御路 小朝愕然改路是時陪
從者惟公及司書任瑊翰林林德躋而已即入對
天威震疊使之速退公直入 大朝前以嚴鞫羅賊
夬伸寃誣之意泣號以請 上怒小霽 命給轎還
宮宮官與宮隸始乃稍稍來會 小朝坐宣仁門咄
咄語公曰一國儲君豈可與常漢羅賊相對頭面乎
寧欲無知也公爲方開慰 小朝曰子之所言誠是
矣卽還宮領相以下隨入問安 小朝歎曰某某行
奸以間吾父子公又從傍力陳包荒之道及當天地
罔極之日公與翰林林德躋急求藥物救護 小朝

公仍冒死衝入殿陛痛哭哀籲乞以身代 上命軍
卒驅出公及翰林叱却軍卒曰吾兩人是史官當此
極變豈可無史官相與護 小朝挽衣遮擁 此間事不敢盡記
天威益甚 命出行刑 小朝顧謂曰
子獨新自遐方來至誠救我反被慘刑惜哉因就刑
所夜三更收正刑之 命蓋曳出時宣傳官見而義
之不忍卽請標信一大臣又乘間救解曰宮官所爲
臣職當然殺之不祥請收 成命故也公復詣門外
門戟甚嚴不可復入矣踤帽脫靴露伏呼天水漿不
入口絕而復甦者累日因泮人舁歸救護得保一息

匍匐南歸口占自悼曰逐客炎荒無恙否微臣猶自
返南隅蓋指林公德濟也自此杜門屛迹凡六年破
屋複壁人不堪其苦而冬不煖壞夏不就清涼雖閭
里親戚吊慶一不相問客有訪之者輒辭以病哀到
之日必加服拖紳西向痛哭嘗有述懷詩或托意於
旱荒或起感於往史憂憤結轖之意溢於辭表又有
擬上封事令人讀之一字而一涕丙戌屢有　名命
一不起竟牢臥一室常自噓唏流涕羸毁成疾以丁
亥二月二十八日終臨終無一語及家事謂子弟曰
所製疏絡未上徹不得雪寃誣吾死且不瞑矣洪判

書重孝嘗曰說書權正恪當其年月日犯雷霆出萬
死終日泣諫以盡臣職若使當日在　廷之臣盡如
此人之爲則變豈至此乎以余觀之優於李彝章益
當是時叱責分承旨曰何不以藥物救護云者林公
德濟也痛哭責大臣曰千古小人云者尹公塾也流
涕不肯書　傳敎者李公彝章也至誠保護終始一
心者惟公一人而已公嘗粧纘　小朝手諭問目奉
安于家又有　書筵日記在亂藁中遺文若干卷藏
于家

戊午十月嶺獻事蹟收錄時編修官金公熙洛承

命撰次翊衛李公仁行進士柳公晦文縣監李
公秉運同在泮中依遺事裒成行錄

行錄後序

行錄成於新野李公仁行正言金公熙洛俛齋李公
秉運若吾先君子益在 正廟戊午 上命編脩嶺
南諸賢事行以備 秘閣文獻方開局而公未有狀
碣乃相與撰次所以爲採入地也初不擬作者之文
故不書世系子孫又不及後來 恩旨知縣君固要
通述爲狀而致明以此錄出於四賢之手其爲傳信
大矣何敢贊一辭謹就其所不書而補之曰惟忠定

之世縣監諱東美縣監諱采子若孫也諱尚賢諱涉諱斗翼諱藎公四世也妣全州柳氏生員以觀女領議政永慶五世孫也配豐山金氏瑞兼女生一女金始五昌原黃氏一寧女生一男恩勉豐川任氏暎女生一女金宗鳳生員恩勉男恒度一女金樂生金始五一男河運金宗鳳一男重夏前持平二女柳浩喆生員李志浩恒度一男載大縣監一女黃柄漢載大一男泳夏二女李正魯李會文公歿之三十三年己酉 正宗大王奉遷 顯隆園親製誌文書公冒死哀籲事曰宮官權正忱抍死不出後七年乙卯訪公

子孫官載大又四年戊午 引見載大 教曰令見
此家人豈不感念 命道臣給衣資食物于公配任
氏又入嶺獻事蹟問曰權正㤿何不入錄也 知書生
卒年編入可也 蓋雖未可悉書亦惜其見漏也 於是
總裁官蔡濟恭依 上敎書生卒以及登科官職系
之曰杜門掩抑雖隣里人不得見其面嗚呼公之抱
恨窮天終乃登諸 國乘矣而猶鬱而不章 國誌
謹嚴而不露雖行錄可書者多涉魯之所當諱所云
不敢盡記者直可呑聲飮泣於百載之下後之人將
必有廢書而不忍讀者矣完山柳致明謹敘

通訓大夫 世子侍講院說書兼春秋館記事

官平庵權公行狀

公諱正忱字子誠平庵其自號也我東之權皆出安東始祖諱幸顯麗初位太師錄勳壁上自此冠冕煇爀洎我 中廟世有諱橃用儒術顯官貳相謚忠定世號冲齋先生寔公七世祖也忠定生東美龍宮縣監縣監生采義興縣監縣監生尚賢將仕郎將仕郎生涉於公爲曾祖祖諱斗翼考諱蓋御家謹嚴有度教子弟必循義方妣全州柳氏生員以觀之女領議政永慶五世孫也庚寅七月二十六日生公于卯谷

里第公資質粹美莊重端慤自在齠齔儼然若老成人天性篤於孝悌六歲挈弟鋤菑誤傷弟額仍抱而泣大夫人呵之曰汝則無傷何泣也對曰見弟血流安得不痛況由我而傷乎大夫人奇愛之家素貧大夫人躬執井臼公輒代其勞既冠而不改始受曾史便屬文族父恥庵公夔命賦天皇氏公應聲曰（二字缺）太古時天皇獨無爲其後地皇出天地判尊卑恥翁大異之及長力學劬書探賾義理尤好庸學朱書節要精通其微奧不屑屑章句間所著有形上下說物格知至說中庸總論志疑勿忘勿助辨毋自欺說自

彊不息說四端七情辨近思講義等編學旣戚恂恂若無知者先輩長德嘖嘖以矜式詡之甲戌中司馬丁丑擢庭對第六人入侍 英廟問事國之道將如何公謝曰先儒以尊主庇民爲人臣第一義臣雖無知所願則此四字也 英廟大加獎詡仍下 教曰爾居安東體邑名尤好矣未分館被翰薦旣圈以公之在鄉退卜 名試日益異數也及試呈白劵 上敎曰昔漢光武封卓茂爲褒德侯意益深矣目今矯弊莫如尚質而新及第權正忱今番召試如期而來已見質實庭試四六非所長則隨他墨券者多而獨

不强其所不能復見其質亦非故免之意是亦質也
三質俱可尚此等世道宜先此人忠定之孫豈後於
春坊叅下乎卽拜說書公以格外 恩命有難承膺
黽勉出肅以親病陳疏徑還 上問侍臣曰權某行
公否對曰出仕而旋又以母病辭去矣 上曰非但
爲親病蓋欲分義之粗伸故也戊寅丁內憂庚辰服
闋以宿硏召屢辭不獲前後凡八承 召而三就職
就輒丐由還壬午四月又被 名時我 莊獻世子
毓德春宮垂二十年餘文王之問寢 睿孝出天重
華之攝政聖德及人大小臣庶莫不延頸拭目而會

禧覃麟之徒以　睿智之素燭其凶左右鼓吻伺釁而搆誣之百端天地包荒之量固不可端倪而日月燭幽之鑑亦無所遺漏則　書筵之一動一靜適足爲膚受之資耳公以蘊德行愼樞機爲保護之第一義嘗侍講夬之彖號有厲曰夬之爲卦五陽進而決去一陰此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君子之心猶存敬畏必欲十分完全而後已小人之可畏有如此凡爲人主欲去小人所當知時審幾不可容易發露以致危亂講姤之勿用取女曰夬之一陰旣已決去爲純乾是君子道長之時而曾未旋踵姤之一陰遽

生於下是一小人伏於衆君子之中潛有攻害之象甚可畏也故卦辭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夫以一陰之微而必曰壯者爲其將感必曰勿取者戒其微忽而輕暱之也聖人之憂君子而嚴小人其意益如此又以蒙毅扶蘇去就死生之分懇懇陳說則周旋進退密勿謨猷固公之所自任而所奏明白剴切務在格心　小朝每虛心聽納謂領相曰下番醇實文學又嘉其令選府無得移他司俾輔予不逮自是課侍冑筵眷注日隆旣陞六以叅上帶本啣如故已而羅賊之變出宣傳官不時傳　命小朝蒼黃趨進大

小宮官皆散出無持燭籠者使院隷秉燭　小朝徒
步行陪從者惟公及任司書瓛林翰林德躋而已及
入　對　上怒甚速　命退出公直入　上前請嚴
鞫羅賊悽伸　睿諭聲淚俱發　上爲之小霽仍
命給轎還宮宮官宮隷始稍稍來會旣還宮　小朝
歎曰某某行奸以間吾父子公又從傍陳包荒之道
五月二十三日　小朝胥　命于時敏堂月臺公與
司書翰林侍伏如是者二十日當閏五月十三日
上展謁　徽寧殿　命　小朝一體行禮時上下惶
懍大小臣僚皆承　命迸出獨兩坊僚屬不肯退武

士曳出之且急翰林曰吾手秉史筆此腕可斷不可
曳也公又曰吾亦兼史官不可出武士遂止旣而事
亟公辟首泣血號訟 殿前曰 殿下今日之處分
臣未知何由而此莫非臣等之罪請以身代之 上
顧謂左右曰彼說書耶彼屬令退去公愈直前不撓
因招內醫方泰悅進藥 天威震疊在廷無不失措
者泰悅惶惕手戰幾墮藥器公挾以進 御旣而事
愈亟公及翰林左右挽 小朝衣一時痛哭 上命
六鎭定配公猶不動 上怒曰彼宮官亟正邦刑武
士曳出之 小朝顧謂臣曰子新從遐土至誠救我

反被慘刑惜哉遂就刑所夜三鼓特 命停刑公又冒入門內泣達曰臣正㤼來矣 小朝曰甚鬱可得扇否公進袖中扇司書任珹又至曰臣某來矣 小朝曰欲見 世孫此時誰敢邀來公與任公急往進善宮令中官負 世孫公陪至 寢門外 世孫就 大朝前號哭乞哀 上命騎判負 世孫還宮仍驅出外人門戟甚嚴竟不得重入嗚呼痛矣公露伏門外碎帽脫靴曓首號天水漿不入口絶而復甦者累日因泮人舁歸得保一息旣還以當日之不滅爲終天之恨杜門掩抑不復見天日冬不處暖夏不

就涼有訪之者輒辭以病哀至則輒加服拖紳西向
痛哭與家人言歔唏不自勝如是者凡六年丙戌秋
又拜　世孫侍講院說書不就越明年丁亥二月二
十八日竟以羸毁成疾考終于寢享年五十八臨歿
無一言及家事但曰　膺誣未雪吾目不瞑矣得其
年四月某日葬于水晶山丑坐原距公歿二十三年
正廟己酉遷奉　顯隆園　親製誌文書蹟曰
宮官權正忱拚死不出後七年乙卯　命官公之曾
孫載大又四年戊午引見載大　敎曰今見此家人
豈不感念　命道臣給衣資食物于公之配任氏又

問曰嶺獻事蹟權正恌何不入錄也只書生卒年
編入可也總裁官蔡濟恭承 命書本末曰杜門掩
抑雖隣里人不得見其面後五十三年 上之元年
庚戌載大之子泳夏擢文科增廣試臚唱日 教曰
故說書事 朝家所不能忘特授泳夏官司諫院正
言嗚呼當天地罔極之會上自公卿大臣貴近戚里
圜視而莫敢發者肩相類也公特嶺外羈旅之一新
進驅之而不退曳之而復入甘鼎鑊坦瘴島挺然直
前及其求死不死無地自容則杜門屛迹不復知有
人世事氣瘁積而疾病隨之卒之從 胥駕於雲鄉

厭濁世而莫之悔也則公之事畢矣而刑戮不加於
逆鱗之時寵祿遠及於身歿之後 國家所以待公
者亦至矣泳夏以狀公者命鎭庭兼致其大人之辭
曰載大嘗謁蔡文肅公文肅方撰次而未就焉後有
若子之先大夫而亦未遑若是因循焉不惟懿行卓
節之鬱而不章載大朝暮且無以藉手歸報者敢以
請益屢辭而屢不止鎭庭非秉拂者於是乎奚敢雖
然此蔡文肅與吾先子之所當就而未就者又何忍
終辭姑書之以待後之立言者公娶豐山金氏瑞兼
女生一女適士人金始五再娶昌原黃氏一寧女生

一男息勉三娶豐川任氏晙女生一女適生員金宗
鳳金始五一男河運思勉繼男恒度金宗鳳一男重
夏前持平恒度男載大以公蔭官縣監載大繼男泳
夏文科以公事直　除正言載大年既耋以泳夏故
例授通政階金重夏男奎運與泳夏擢同榜第公嘗
手草伸誣疏未徹讀之令人一字一涕　小朝手諭
睿墨至今粧在公家
上之元年庚戌流頭節下澣後學嘉善大夫前行
吏曹叅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義禁府
事五衛都揔府副揔管西原韓鎭庭謹狀

墓碣銘 幷序

嗚呼此故 世子侍講院說書平庵權公之墓也公起嶺陬擢庭對坼號郎拜是職峻選也六年三入修門難進也陳說懇懇忠愛也拚死號呼就刑而復冒入震雷不慴也自毀以終身戚之至也 正考御極訪公之後官之 賜夫人米肉修嶺獻事 命近臣八錄權氏世爲安東人出太師諱幸七世祖忠定公諱撥用儒術位貳相貞忠大節爲百世師祖諱斗翼考諱蓋妣全州柳氏生員以觀女領議政永慶五世孫公生 明陵庚寅諱正忱字子誠平庵其素所

自號也 英廟甲戌司馬丁丑登第丁亥卒隣里不
見面者六載其封丑坐其麓水晶其地府北百里也
配豐山金氏瑞兼女昌原黃氏一寧女豐川任氏畯
女一男恩勉二女金始五士人金宗鳳生員恩勉嗣
男恆度恆度男載大縣監載大嗣男泳夏金始五男
河運金宗鳳男重夏持平公生有異質好靜坐善子
弟職既長愈承歡無違志莊重有度力學好撢賾所
著湥於經旨性謙退不伐既備 顧問 小朝屢下
手書咨訪公敷對詳明 英廟嘉之 命筵臣進讀
所問難 眷慈方隆而事乃大謬矣方公之庭爭就

刑也　小朝顧曰予至誠救我被亟刑惜哉會有白
上者緩之蓋聞伊日變起庭叱分承旨者翰林林
德躋也痛哭責大臣者撿閱尹塾也流涕不肯書
傳敎者承旨李彝章也經始保護以及不可爲者公
及司書任瑊也公隨身　膚墨至今粧在公家銘曰
讀公之蹟不涕匪人想公之心尚寐無晨吾寧言不
竟無使我遂病
上之十年甲辰端午節通政大夫前行司諫院大
司諫知製　敎柳欽明謹撰

墓誌銘

求晶山負丑原高四尺是故　世子侍講院說書平菴權公之墓也嗚呼玄黓之變尚忍言哉　正廟己酉遷奉　顯隆園親製誌文有曰宮官權正忱拚死不出後又　命領議政蔡濟恭錄公事蹟而只以杜門掩抑隣里不得見其面十一字書之盖事在丙申洗草前不敢詳說故也然所在致死人臣之大節苟曰不敢而不言則當日矢死扶護之意無以著明于世其何忍泯然而不之闡乎謹按　顯隆園誌繇以公手記略敘其槩曰其在魯禧搆亂羅賊誣　儲之日小朝蒼黃趨　闕是時宮官陪從者惟公及林

公德濟任公瑊而已公直入　殿陛號泣請嚴鞫賊
豎伸　貳極之誣至閏五月十三日公又冒死入
殿庭碎首號哭乞以身代　上命衛士驅出雨林曰
我史官也公曰我兼史也如許事變豈可無史官乎
及至事急公召內醫進藥挽衣衛護　上怒益甚初
命遠配又　命行刑　小朝顧謂公曰子新自遐
方來至誠救我反被慘刑惜哉出就刑所旋有停刑
之　命蓋因一大臣救解也公與任復冒入門內
小朝執謹公進袖中小扇　小朝欲見　世孫公往
進善宮令中官負　世孫陪來旣而又被驅出門閉

不可復入辟帽脫靴僵仆號天旣絶復甦因泮人救
護扶舁而歸悲夫公以平日忠義之心當千古所無
之變拚死不出號泣請代當日之事固已判得一死
而其不死天也公諱正忱字子誠安東人太師幸爲
鼻祖入本朝至忠定公諱橃歷事　中　仁　明三
朝道學重一代名節垂百世世稱冲齋先生歷二世
諱尙賢諱涉諱斗翼諱薹是爲公高曾祖禰俱有隱
德妣全州柳氏生員以觀女領議政永慶五世孫以
明陵庚寅七月二十六日生公公天姿粹美自齠
齔時好靜坐進退容止不越榘度人稱小學童子及

長力學劬書探賾義理尤好庸學朱書節安專精誦習又手寫小學書聖學十圖常置懷袖間以爲服膺之地嘗曰聖人敎人其說具於方策其理具於吾心其用在於日用奮然勵志知行兼至事親至孝家雖淸寒而滫瀡必竭力自具夏則執扇侍側冬則採薪溫埃或親執井臼之役丁卯丁外憂敬齊俱至又謹於報本追遠之節作祭規陳設圖而遵行之 英廟甲戌中司馬丁丑擢第 上下敎曰爾是嶺人平日必有自期將何以事君對曰古人以尊主庇民爲人臣第一義臣雖無知所願則此四字也 上曰爾居

安東體得邑名則尤好矣退而有詩云尊庇自期誠妄計邑名思義愧菲才已而被翰薦以公在遠特命退定名試及至呈白卷　上嘉其質實　下教曰昔漢光武封卓茂爲褒德侯意益深矣目今矯弊莫如尚質此等世道宜先此人即拜說書公以格外恩數有難承膺一肅而投章徑歸戊寅丁內憂服闋以本職就　召壬午侍　書筵講周易夬萃二卦朱子己酉封事周子太極圖說演繹微奧反覆陳勉裨補　睿學密贊謨猷　大朝亟奬以文學可嘉　小朝亦曰願聞高見　眷注旣隆啓沃方深而遽遭罔

極之變自此杜門屛迹處義自靖冬不就暖夏不就
凉土床草薦不離步武哀到之日必加服拖紳西向
痛哭丙戌 除 世孫侍講院說書辭不起嘗搆一
疏擬伸 胥誣而未果上竟以羸悴後一年而歿臨
終無一語及家事惟以擬疏未上爲恨以是年月日
克襄公三聘配豐山金氏瑞兼女副學應祖四世孫
昌原黃氏一寧女判書暹六世孫豐川任氏晙女判
書權之七世孫女適金始五初配出一男息勉後配
出女適金宗鳳三配出息勉嗣子恒度恒度男載大
縣監女黃枋漢載大嗣男涼夏女李正魯李會文嗚

呼公德性純厚經術高明所著有中庸總論勿忘勿
助辨毋自欺說自彊不息說四端七情辨近思錄講
義 書筵日記又粧纘 小朝手諭問目奉安于家
今讀其書辨析細膩莫非經旨中體認說來其 手
諭及日記一字一滴起感千古昔冲齋先生當己卯
乙巳之禍樹立卓然公又値某年秉義不渝是祖是
孫輝赫前後矣 正廟乙卯 命錄用其孫載大戊
午聞公之妻任氏尚存 命道臣 賜食物衣資大
聖人崇德報功之意出於尋常萬萬猗歟盛哉仍記
往在乙巳請業於尹素翁之門時翁方撰林公德躋

碑文侍執筆硯習聞其時事變平庵公事蹟亦可以
旁照而執契今於歲甲之回公之曾孫縣監君謬托
銘隧辭不獲謹具顚末系之銘曰
逢在玄黓迅雷疾風公時宮僚殄瘁鞠躬皇天不佑
寃血淵中一錄一書可質神明沒身自靖以畢餘誠
詳述不敢略提其梗槩據　園誌　王言有炳
崇禎紀元後四丁未春鄉後生晉山姜必孝謹撰

家狀

府君諱正忱字子誠號平庵姓權氏安東人麗初有
太師幸是爲鼻祖至忠定公諱撥世稱冲齋先生卽

有成就處士公卽命受業于雪翁未幾雪翁下世府
君以依歸失所爲平生之恨常杜門靜坐力學劬書
手寫小學書聖學十圖置懷袖間以爲服膺之地尤
好庸學朱子書專精誦讀一字不放過嘗曰道不可
他求其體具於吾心其用在於事爲況諸先儒說明
白切當開示蘊奥不啻若指南之車燭幽之鑑下手
入頭其不在玆乎性至孝家素淸寒親廚累空瀡滫
之節必極力營辦以盡其懽而亦未嘗苟取於人夏
夜執扇侍側非命退不止冬月或手自採薪以溫寢
房母夫人或身親臼井則輒代執其役癸亥母夫人

患項核幾至難醫府君煎心竭力得用鷄數百首胎數十部核處始完其處兄弟也友愛甚至不爲分産異居隨事策勵必使同趨於無過之地尤謹於追遠報本之節一遵文公家禮祭需豐約稱家有無而務盡精潔嘗曰神之享不享在人之誠不誠其可忽乎因作祭規倣陳設圖圖下有小識自九世以下圖列八高祖以明己之所自出朔望每叅會宗家壁揭范氏睦族書以講均視相恤之義焉雅性謙退未嘗以賢知先人而一時長德皆交口稱許訥隱李公光庭每推詡不已曰權某乃後生中師表弱冠持寒泉集

貧子星岑姜公再恒姜公溪服其見解若倉厓李公重光名府君所著文曰四自然藁作跋語以貽之自少未嘗屑屑於程文以家貧親老黽勉應舉丁巳秋人以決科之利勸赴右試府君辭曰在家父兄稱以赴試徑赴不當赴之試是欺心也欺君也豈士子所可爲乎遂赴左試與進士公同參至省闈府君見屈而進士公居前列府君喜曰吾雖不利汝能參榜足以慰悅二親矣丁卯丁外憂水漿不入口衰絰不脫柴毁成疾幾不能支甲戌始升司馬丁丑擢庭試第六人唱榜日 英廟下教曰爾是嶺人平居必有所自

期者將何以事君對曰古人以尊主庇民爲人臣第一義臣愚無知識然乃所願則在此四字也　上曰善爾居安東體得邑名則　好矣退出有詩曰尊庇自期誠妄計邑名息義愧非才分館前卽被翰薦召試已定日　上問侍臣曰權正忱所在程路幾何對曰六日程矣　上曰然則退限府君承　命卽行入試于　明政殿或竊言曰　上眷如此彼則無慮矣府君聞之遂呈白劵而出　上曰昔漢光武封卓茂爲褒德侯意益深矣目今矯弊莫如尚質權正忱今番召試如期而來已見其質庭試四六非所長則

隨他畾蓁者多而獨不强其所不能復見其質亦非
故免之意是亦質也三質俱可尚此等世道宜先此
人忠定之孫豈後於春坊叅下乎卽拜 侍講院說
書府君以格外 恩命有難承膺出肅後授章旋歸
上問侍臣曰權正忱其已行公耶承旨韓光會對
曰出仕而旋又辭去矣禮判李益炡對曰聞其母有
病拜章而歸矣 上曰非但爲親病其亦粗伸分義
故也又 下問曰厥像何如對曰面長而好矣韓光
會又對曰以其上書觀之可知其善於文學矣戊寅
三月遭内憂居喪諸節一如前喪常以祿未及養爲

終身之恨庚辰復 除本職累辭不 允凡八承
名而三就職輒卽解歸壬午四月又被 召入 侍
書筵講周易 小朝讀夬孚號有厲府君進曰夬之
爲卦五陽進而決去一陰此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時也君子之心猶存敬畏必欲十分完全而後已小
人之可畏有如此者凡爲人主欲去小人所當知時
審幾不可容易發露以致危亂也又講朱子己酉封
事府君進曰第六條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要切
中尤要切願 邸下本之第一條講學以正心以爲
萬化之基又以六條中所言爲修己之方一日二日

念茲在茲則其他諸條皆是舉措中物事也講萃卦
卦辭其略曰萃者君臣同德萬物萃聚之時也萃聚
民物之道必得大德之人治以中正之道然後可以
萃合天下而一羣情之歸仰苟非中正之道又無大
人之助則萃者散而合者壞矣晉時永嘉之禍生於
平吳混一之後唐宗天寶之亂起於開元豐亨之餘
此甚可畏卦辭中貞之一字誠萃道肯綮也　小朝
每爾善下　命曰下番博學多識誠難易得勿移他
司輔予不逮因加資通訓兼春秋館記事官一日
小朝下手諭問太極圖說註言敬不言誠之義至以

願聞高見特眷眷焉又　問蒙毅扶蘇事府君卽條
對曰圖註之單提敬字者蓋就靜虛一邊說去故只
以敬言之而敬外無誠誠外無敬則誠之一字恐在
言敬之中矣至如蒙毅秦之謀臣若使不死則扶蘇
不危而秦國不至於遽亾然高斯旣在則變安得不
作至於扶蘇之不許復請而死於僞詔者雖出於不
逆君命之義而先儒論申生只許其恭而不許其孝
以是推之扶蘇之受死不過爲申生之恭也又嘗因
論易聞言不信下　手筆問目曰自古以來見善而
好見惡而惡固人之常情然而好而行之者少惡而

去之者罕焉其故何也堯舜桀紂之興亡布列簡策人孰不讀而信而不能行好而不能爲其所信非誠信故耶雖固誠信而物慾外誘故信而不能行好而不能爲浸浸然不悟而然耶顧聞高見府君以誠好惡明取舍之義一一陳對終之以講學正心之要小朝皆傾心開納嘗製進端午帖有 睿學研三易眞工講九條 手諭漣宵降詢荛及下僚之句 大朝見而 下教曰知元良之有下書於宮官心甚喜悅 命巡臣進讀書巡問難諸條喜曰願聞高見四字甚偉矣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豈不美哉自此輪

日入直連開 講筵啓沃方深器遇日隆君臣之際
自有響合之盛未幾羅賊搆誣之變出 西賊景彦搆
誣 小朝呈于刑曹刑官袖狀請對 上命設鞫宣
傳官不時傳 命 小朝蒼黃胥 命夜濱趨進
闕門外陪從者惟府君司書任公瑊翰林林公德躋
而已入對時天威震疊府君直入 大朝前以嚴鞫
羅賊俾伸冤誣之意號泣以請 上爲之弛怒 命
給轎還宮至閏月十三日府君冒死入 殿陛乞以
身代 上命侍衛驅出府君及林公謂衛士曰吾兩
人是史官如許大事變豈可無史官乎相與扶護

小朝抵死不退　上怒益甚初　命六鎭定配又
命出行刑　小朝顧謂府君曰子新自遐方來獨至
誠救我反被慘刑惜哉出就刑所至夜三更有停刑
之　命蓋曳出時宣傳官見而義之不忍卽請標信
一大臣亦爲救解請收成　命故也府君及任公珹
復冒八門內以天理至情自容宥釋之意涕泣陳達
小朝喟然歎曰君等之言誠是矣顧謂府君曰熱
極甚鬱可得扇否府君遂進袖中扇　小朝又顧謂
曰欲見　世孫孰敢邀來府君卽應之曰臣等請往
迎之遂穿出劒戟中急往　進善宮令中官負　世

孫陪來密白云云 世孫就 大朝前號哭乞哀
大朝命兵判負 世孫出遂驅出宮官門戟益嚴不
可復入露伏門外僵仆號天幾至隕絕因泮人舁歸
救護得甦乃匍匐南歸口占自悼曰逐客炎荒無恙
否微臣猶自返南陽盖指林公德濟也自此杜門屛
迹羸毁成疾冬不就煖夏不就凉哀到之日必加服
拖紳西向痛哭有擬上封事申言 睿誣追恕之道
令人讀之一字一涕有時寄懷詩什憂憤結轖之意
常溢於言外丙戌復 除 世孫侍講院說書終不
起 上下批曰權正忱不來可謂安東沓沓迺丁亥

二月二十八日終于寢享年五十八臨終無一語及
私事只言遺疏未上是吾不瞑之恨也是年四月某
日葬于水晶山丑坐原嗚呼府君以純明之姿加進
修之工近自事親居室之節以至應事接物之道未
嘗或踰於繩墨尤嚴於外內之别非有事不入於內
室至於爲學工夫循循有序嘗曰小學立屋之基址
大學厦屋之材木也語孟諸書乃立屋後脩粧之許
多材料也然若無持敬之工正如波瀾沙谷騰霧未
免昏冥擿埴之病日必晨拜家廟退卽端坐終日潛
心經訓日有課程晚年造詣深至見解愈高所著說

有中庸總論及志疑勿忘勿助辨毋自欺說自彊不
息說四端七情辨近思講義等篇平日用工常以謙
退恭謹自持雖一事一藝之美內而不出不以求知
於人故人之稱道者或以飭行或以勤學或認天品
之高而至其踐履之篤所守之正多有人不及知者
雅性好靜杜門端坐而每遇烟霞水石之勝輒徜徉
忘歸羣居之際斂衽危坐未嘗以閑談雜說爲戲人
亦敬而愛之府君經術通明抱負經奇通籍之初固
以尊庇自期今以擬上八條封事觀之其規模之詳
悉辭意之勤懇鑿鑿中窾 書筵奏對明白剴切蒙

被　兩朝嘉奬至有大用之　教平生所蘊庶可以
展布而遭時不淑事有至難府君以遐方新進之臣
適當調護之地則隨事周旋殫心扶護逮至　徽寧
殿之變天地震盪百隷戰慄府君終始盡力矢死不
渝雷霆震疊而請以身代哀籲不止緹騎敺迫而自
以兼史拚死不出終至曳出行刑之境則當日之事
府君固已判得一死而終焉不死則天也府君以當
日之不死爲平生至痛土室複壁不見天日掩抑摧
傷茹痛以沒身則府君之歿在於六年之後而雖謂
之死於當日亦可也洪判書重孝嘗對嶺人曰權說

書當某年犯雷霆出萬死終日泣諫以盡臣職當日
廷臣盡如此人之爲則庶可以回天矣邊判書得讓
疏中有曰故說書權正忱遭罹凶禍之後與臣等握
手痛哭而歸自以不死爲罪杜門不見天日踰年而
死臣嘗服其人而高其義兩公俱目擊當日之事而
其言如此府君當時處變自靖之義抑可徵信於百
世矣 正廟御極後十四年己酉奉遷 顯隆園親
製誌文有曰宮官權正忱拚死不出歲乙卯 命官
其曾孫載大戊午十二月 命載大入侍 下敎曰
今日召見此家之人骨相乃如此豈不貴乎起感而

記念卽渠曾祖也聞其曾祖母尚在令道臣衣資食
物輸送歲首必致米肉事 下諭道臣是年冬十月
嶺獻事蹟收上時 上謂入侍近臣曰權正忱事蹟
何不入於都錄中也右承旨蔡弘遠對曰事係莫重
掩抑不敢對奏 上曰只書生卒年編入可也總裁
官蔡濟恭承 敎書曰杜門掩抑雖隣里人罕見其
面云府君有 書遜日記自其年四月十八日至五
月二十二日而止及至寢疾粧纘 小朝手諭問目
奉安庋閣中詩文若干卷莊于家府君凡三娶前夫
人豐山金氏鶴沙先生應祖四世孫通德郎瑞兼之

女生一女適士人金始五再娶昌原黃氏士人一寧之女息庵先生暹六世孫生一男恩勉三娶豐川任氏士人晙之女判書權之七世孫生一女適生員金宗鳳卽我先府君恩勉早卒嗣子恒度一女適士人金樂先金始五有一子河運先君有一男重夏前持平二女生員柳浩喆士人李志浩恒度一男卽載大前縣監一女黃枋漢縣監嗣子泳夏二女李延魯李會文府君下世後進士公撰次遺事將以請狀於秉筆家未就而沒至今七十餘年因循未遑縣監君懼其愈久而湮沒要重夏纂次行錄重夏義有不敢辭

謹就進士公遺事刪其煩而補其遺敬書一通如此
云己亥四月日外孫通訓大夫前行司憲府持平金
重夏謹書

遺事

公諱正沉字子剛後改正忱字子誠號平菴安東人
也麗初有太師亞父功臣幸是爲鼻祖自是世有冠
冕至忠定公諱橃益大以顯歷事 中 仁 明三
朝閱己卯乙巳丙大稻樹立卓然甚偉世稱冲齋先
生是也先生生諱東美龍宮縣監縣監生諱采義興
縣監是爲五代祖高祖諱尚賢將仕郎名登薦剡不

幸早世曾祖諱涉祖諱斗翼二代以長德偉器爲衆所推考諱蓋御家有度教子必嚴妣全州柳氏生員以觀之長女領議政永慶之五世孫也奉舅姑盡孝事君子以禮娣姒服其行夫黨稱其賢庚寅七月二十六日戊子公生于卯谷里第天資粹美異凡兒沉靜端慤慈良眞淳與里兒遊不喜狎戲年纔六歲携弟採菁誤傷弟額公抱弟泣若已被傷慈氏責曰汝無傷刃事何故泣也公對曰見弟血流安得不痛況由我而傷乎慈氏奇愛之嘗出遊街上見村兒未能行者顚仆濱巷中呱呱哀泣公惻然往救手拭螻蟻

守而不忍捨去伯母金氏過而見之拊背嘖嘖曰賢哉此兒已能存心於濟物見叢棘中掛鳥籠羣鳥滿籠欲出不得公開籠放之曰吾不忍其爲鷹鳥食也又見村童擣藥獵魚公責曰寧釣而已豈忍爲是耶至於蟲蛇之毒戒人勿殺避之而已公好生之心及物之仁已有如此者七八歲入學往往自解文義又能屬文族父恥庵公夔命題天皇氏以試之公卽應之曰缺二字太古時天皇獨無爲其後地皇出天地判尊卑恥庵公見而異之讀通史畢入小學句服其訓字究其旨日勤課誦不小懈怠應對拜跪溫恭遜順

已如老成人昧爽而起衣帶必勑省兩堂及昏亦如
之至於斂簟褥枕之節身親爲之日用行事物合於
所讀書者多人謂之小學童子逮讀四書自能思索
玩味至忘寢食家大人於子弟輩督課甚嚴而獨於
公見其當暑過苦慮或生病移册置架上使之小休
嘗謂人曰吾於此兒未嘗督責而自好讀書又未見
其箕踞偃臥之時云及志學之年文詞夙成意趣漸
高以覲志爲十年之業而非本意也一日族大父蒼
雪齋公見公之文曰此兒文質可貴志趣不凡他日
必光大吾門令吾雖老試教誨之大人即命受教不

數年蒼雪公下世公歎曰小子無祿竟失依歸晩生孤陋更無師友先後之者於何考德而問業也及讀性理諸書見其切於己者欣然有契於心曰道在我而不可他求者也其體具於吾心其用在於日用事物之間況先儒說明白的當不啻若指南之車燭幽之鑑雖無明師之敎豈不知入頭下手處乎乃奮然勵志於向上事手寫心經近思錄小學聖學十圖粧之爲五六卷以爲一生受用之資至於微辭奥旨竆究不得則必咨於人以求解

弱冠持寒泉集就質於星岑姜公再恒公深服其見

解早遊訥隱李公門訥翁大加推詡閔公蕓有詩曰爲文至此亦難矣至此應知作語難其勸勉之意不淺

公嘗論爲學工夫次第曰小學一書體用俱備聖學之所以成始也又曰小學比則立屋之基址也大學比則厦屋之材木也至於語孟庸諸經書乃立屋後脩粧之材料也立屋者不可不先定其基脩屋者不可不先求材木工夫次第果有如此者然不有持敬之工則正如波滚沙谷騰霧而未免昏冥擿埴之病矣遂先用工於小學而後致力於大學次及易傳諸

經書無不博觀而熟讀其於義理難解處極深研究惟以眞知實得爲務

公早知中庸之未易讀晩覓用工於本原極致處冏或小解中庸圖及總論志疑皆作於是時

其事親也必以承顔順志爲主次及奉養之節家計淸寒親廚屢空滫瀡備供務盡其歡而亦未嘗苟求於人朝夕必侍側親之所欲爲必成之雖卑賤之事不恥爲之親之所愛亦愛之雖犬馬之賤亦如之一事一行只見其體親之志而未見其咈親之意

慈氏患項核癸亥城南寓居時核甚刺痛醫云優用

鷄與胎可以救療一家與知舊聞之或送鷄首或求
送生胎連續不絕旬月之間得雞數百首胎數十部
核處始完肥膚勝於平日非公誠孝之致何以至此
處兄弟務盡友愛弟兄間三歲而生自少至老同室
而居同案而食寢則同被業必同苦出入聯袂未嘗
須臾離公嘗憂余之氣質偏急悶余之放曠無撿隨
事策勵多方曉喩欲趨無過之地季弟姿地亦美而
兒時出后長抱奇疾勢不能同處敎導公常以是爲
恨
公尤勤於追遠報本之節前期致齋一如家禮祭物

豐約只稱家之有無而務盡精潔供辦之事未嘗專委於婦女婢僕而必命子姪身親爲之且戒之曰神之享與不享在於人之誠不誠其可忽哉因作祭規又作陳設圖圖下有小識自九代祖以下至於己身世世圖列內外八高祖以明己之所自出又作序文以爲忝先薄族之戒

公好善隱惡出於天性見人之善誠心好之冀己亦有是善見人之不善心自矜惜欲其遷改未嘗形諸言語或見子弟言人過失輒峻責曰汝輩不知責己而攻發人之過失豈有此行獨不聞噴血污口之戒

乎

公雅性惡煩好靜杜門端坐終日讀書晝之所讀夜而誦之以致溫習之工門無雜賓至於酒食喧譁之場不肯參會或被知舊牽挽不得已往應之羣居之中斂袵危坐齊莊簡默若泥塑然亦未嘗以閑談雜說爲戲人亦敬而待之雖平日狎交不敢以褻慢加之

丁巳秋人有以得科之利勸公赴右試公辭曰父兄在家徑赴不當赴之試欺心也欺君也是豈士子所可爲耶遂赴左試兄弟俱得解

丁卯丁外憂水漿三日不入口衰絰三年不脫易戚
俱盡柴毁成疾幾不能支吊者見其哭泣之哀欒欒
之色莫不惻然隕涕

公謙德異常常若百不知人雖一事之善一藝之美
內而不出不以求知於人以故人之稱道者或以飭
行或以勤學或以執德之剛或以天品之高而至於
踐履之篤所守之正多有人不及知者以言其可見
之行則所學者聖賢之書也所言者義理之說也足
不踐非禮之地口不道淫褻之言身不設暴慢之氣
處鄉黨盡遜悌之道處宗族極敦睦之行教子弟必

以義方御家衆必以寬惠見人患厄隨力以救之見人飢寒分衣食以與之至於閨門之內內外嚴截非有事故不入中門入則必具衣帶雖夫婦至密之間敬之如賓其於義理是非之別以理燭之如辨黑白凡事之是者牢執不撓不知者或以爲太執焉

公氣像明秀風度凝重肌膚瘦勁平居服食常自儉約無一分紛華之態簞瓢之艱人所難堪公處之晏然晝粥恐飢勤苦如此常有好顏容每見一團清氣溢面人謂內有實得著於外者然

公每好幽閑迥絶之地耽看烟霞水石之勝携朋往

遊或歌或詠開豁心胷發舒精神小白淸涼俱有遊山錄亦多遣懷之詩公之爲文也不甚經意不事雕鐫任眞順理平易明白拙川李公重光名公詩文曰四自然稿作跋語以貽之公平生最相知者拙川翁及九思金公樂行也金公自少來往近地相與遊從於巖泉之間嘗語人曰子剛吾儕中畏友李公亦云子剛天姿近道自合繩墨云

甲戌鄕解兩試居魁參進士會試二等自公中司馬益無意擧業而慈氏必欲見其立揚未能直行己志赴丁丑庭試得參第六公初不以得失爲欣戚及大

闈恬然無喜色榜奴至莫辨其誰某也八月晦日唱榜後 上引見一榜 下問居住姓名及誰某之孫眷注特加焉

戊寅丁内憂居喪諸節一如前喪而以榮養未逮爲終身之恨

喪畢後無復有榮進之意只以講學讀禮爲事每朝早起具冠服拜省家廟日以爲常非有疾病事故不廢

庚辰十月復宿研 名命推命一齊臨到逮入金吾三日得釋旋卽承 牌入直 此下有前後遊說及

書筵講義故今不架疊
壬午四月初九日以宿研入直侍講　兩筵或連入
次對或乘夜累承　手諭問目每以周易綱目朱
書進講其於進退消長之理治亂興亾之迹大而人
君之賢否細而任人之邪正無不歷陳而詳言之以
備　顧問又以治心養性之方修德致治之術敷告
有眷奏每上　小朝稱善不已對領相稱權正忱甚醇
實文學又佳仍有勿移他職之　教該朝承　教不爲
調遷　司果出陸通訓陞資仍爲叅上說書十年之
內八承　召而三就職未嘗久留京師 自此月至閏

五月丙有 書筵講義及當日日記故不爲架疊

府君於其年月日自朝至夜四更勺水不入口碎帽脫靴露伏呼天絕而復甦者累日因泮人舁歸救護得保一息哀悴澌頓遂爲終身痼疾過成服後匍匐南歸口占自悼曰逐客炎荒無忝否微臣猶自返南隅逐客蓋指林公德蹐也自是杜門屛迹破屋複壁不事脩葺而冬不取煖突夏不就淸凉雖隣里親戚吊慶俱廢客有訪之者輒辭以病哀至之日必加服拖紳西向痛哭四拜嘗有述懷詩或托意於旱荒或起感於往史憂憤結轖之意溢於辭表又有擬上封

事而每爲弟輩之所諫執未克上達以爲終身之恨丙戌秋又拜 世孫侍講院說書 召命下辭以病不就 下教曰權某不來可謂安東沓沓也丁亥因羸毁疾革以二月二十八日考終于卯谷寓所臨終無一語及家事惟以擬疏未徹爲不瞑之恨計出遠近聞者無論識與不識咸齎咨涕洟曰哲人亡矣四月某日葬于水晶山未向原會葬者屢百餘人嗚呼公之言行正欽所親見詳知而述行記實非弟之所可能也然以不文而終不敢下手使公懿行軆迹泯沒而無傳是重吾負兄之罪兹敢不拘拙辭

抆淚援筆隨事隨錄尚多遺漏又不成條例次第是尤罪也家弟正欽正龍泣書

讀平庵遺事

平庵公少以力學砥行聞晚通 朝籍仕不滿四十日遺某年事自廢以沒世後八十年遺事始出公半傳聞聞多疎漏平日言行大致諸本互有詳略可通看至某年事狀與碣俱不免疎略盖不忍也不敢也抑畧之而又有不忍不敢者在公之所在致死人臣之大節畧之固不可公則死之而 英廟特 賜之不死盛德事也畧之爲不敢當時周旋處義又有關

於 小朝德美則略之爲不忍謹按 顯隆園誌叅
以公手記及林公德躋碑其日 上命百官退公與
司書任珹翰林 尹塾分司翰林林德躋拚死不出衛
王軀之林曰我史官也公曰我兼史也而已事急林
叱承旨不捄尹責大臣不言任進淸心元公叩頭
上前請以身代 上顧曰彼說書耶速退而已事急
公急召內醫方泰悅進藥 上怒泰悅惶戰幾失手
公挾而進御而已又事急公與林左右牽挽 小朝
衣不舍 上益怒 命公六鎭定配旋 命行刑
小朝曰子至誠救我獨被極刑惜哉旣就刑所夜三

夏 特命停刑公冒死復入任亦隨之 小朝煩甚
公進袖中小扇 小朝欲見 世孫公往 進善宮
令內官負 世孫出公附耳告云云 世孫至 上
前號哭乞哀 上命兵判負 世孫出仍驅出外人
門閉不得復入夜已晨矣當日之事擔死向前終始
以之公與諸公無不同也而諸公或黜或竄公獨
命刑罪同而罰異何也蓋以公之爭之亢力而忤之
尤甚也惕 大朝之過擧而辟首而血諍也痛 儲
君之至冤而剖心而欲明也犯霆威而不顧震擊之
在目前也攖龍鱗而不恤決裂之在瞬息也牽衣而

不止也折檻而不出也呼號而不覺聲之疾也泣涕而不知血之漣也於是乎公之爲 小朝盡心盡力殫竭無餘遂驅而之刑所公固求死不得至是求仁而得仁矣心安而德全矣公之事畢矣若 聖上所以處公者則與公之所自處者何可同也公宮官也爲 小朝出死力衛護自是天經人紀萬世臣子之大防諸公之力爭猶不可罪況於公乎罪之猶不可況可以殺之乎以一時之威怒而毁萬世之大防豈 聖人之心哉是以旣 命之刑又 命停刑 國法減死者配而公則不配而直放之諸公竄黜自若

而公則先 宥之實所以旌異之也夫然後人臣之委身致命國家之勸忠獎節始可以兩盡無憾而永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又按公手記 小朝晉命月臺也一日燭暗誤犯 御路愕爾却立深自咎責此見 睿德之嚴於禮防不以冥冥或惰也又嘗語及魯輩交搆之狀公請勿露色辭答曰子之言是也此現 睿德之速於懲忿而明於納誨也當日震盪之中公進順受其正之說怡然答曰君言是也此何等時也而辭氣和平少無怛化底意苟非盡性知命何以能之公之記此也盖欲闡明 睿德昭示來世而

國乘所不載野史所不傳若不附入於公之遺事則將湮沒而無徵公之目永不瞑於泉下矣其可忍乎嗚呼　闕門刑所卽公死所而旣不得死再入再驅公於是無可死之所遂以土室複壁爲可死之所脩身以俟爲可死之日公之擇義之精於錙銖如此伊後章復不可復與諸公聯翩共進於簪紳之列亦
聖主之所知也故曰某也不來安東沓沓　聖人之教其旨淵乎微哉凡此顚末皆當詳悉採入俾來世得有所考何可徒以畏約諱避而遂已也予外史也竊有所感敢私識如右戊申秋豐山金宗㷊謹書

朝野摭錄

安東邑誌曰權正忱固窮讀書深得學力

某年後林公德濟嗟歎不已曰當日蒼夜中獨權說書着帽穿出劒戟中急往 進善宮命中官員 世孫出附耳告曰詣 上前乞以 殿下德分云云此當時諸人所不能及

英廟丙戌復有 世孫說書名 命府君辭以病不就 上曰權正忱之不來可謂安東沓沓矣

正廟己酉奉遷 顯隆園時親製誌文曰宮官任珹權正忱拚死不出

洪判書重孝對安東士人李重實亟稱曰權說書當壬午變犯雷霆出萬死終日泣諫以盡臣職若當日在朝之臣盡如權某之爲則變豈至此乎權某樹立卓然可觀優於李彝章云

壬子五月日叅奉臣李堣等儒疏中有曰以嶺人故說書臣權正忱伊日日記見之方其天地震盪之際擧止婉順處置雍容 天地以下至此十四字以御筆刪去 務在感回天心未見幾微言面禍變之際非膚學操存何以有此

壬子五月日副司直邊得讓疏略曰嶠嶺外搢紳章

甫署名過萬纍足近千瀝血之言吁閽之忠卻令如
臣尸居者蹶然而起泫然而泣惟彼鄒魯人士久沐
培養之 聖化不墜先正之遺風甚可敬也故說書
臣權正忱卽臣舊日僚官也遭罹凶禍之後與臣等
握手痛哭而歸自以不死爲罪杜門不見天日踰年
而死臣嘗服其義而高其人今於嶺儒之疏益切亾
僚之思

乙卯月日 命錄用權正忱子若孫 除曾孫載大
　齊陵叅奉以秋享相値換 厚陵

戊午六月日 除載大冰庫別檢 敎曰權載大旣

陞品闕內入直當寘相換卽改授司饔奉事仍　命
入侍　下敎曰汝於說書孫乎對曰曾孫也又　敎
曰爾見曾祖顏面乎對曰生晩未及見也　王色悽
然曰若是代促乎仍　下傳旨曰今日召見此家之
人骨相非凡豈不貴乎起感而記念者卽渠曾祖也
聞其曾祖母尚在令道臣衣資食物輸送歲首必致
米肉事　下諭

哲廟庚戌五月日　下敎曰故說書事　朝家之所不
能忘今其嗣孫登第新及第權泳夏正言　除授

乙卯正月一日　上親行酌獻禮于　景慕宮　傳

曰今開前僉知權載大初仕在前乙卯云此人之復
覩今年豈不稀貴乎仰體
正廟當日之心不可無示念之舉工曹叅判許遞特授
其代公遂追 贈直提學
眷村李公泰春追念風範賦詩寓感舊之懷云
踈踈瘦鶴子舉舉鶱鸞儀天然黼章備委蛇乘玉墀
時明命不偶亨道蹟駿騎咄嗟旦何爲已矣吾黨哀

輓詞　　　　　　　　　　　　鄭　圭

陶漁寂寞小山悲君去吾鄉更有誰公輔嶠南虛雅
望儒林良壯失賢師蕭蕭寒契琴書靜優優踈襟標

月疑賦命固非奇且薄天時人事奈如斯
童穉情親又晩途每看襟抱暎冰壺身名舊日蓍坊
客心事平生草野儒多病年來人不識遺懷林下影
還枯送君此日無窮痛非但斯文運益孤
病緣何事去何怱我欲披雲訴帝傍仙鶴人間來有
意苞禽天外彩還颺名賢古宅空文藻塵世浮漚變
海桑屋後青山丹旐逝皇穹無語但蒼蒼

又　　　　　　　　　　　　　　　　金堅

冲翁德業古今巍餘韻遺風尚未頹經學淵源荷雪
後銅閶掄選范朱才安危家國鬓先白十二樓臺駕

忽催精魄千秋應不泯摩尼長照濁河隈

又　　趙進道

天固生之天奪之百年心事有誰知江湖晩節元淸素風雨前程卒險巇好爵本非吾子願明時虛負碩人期沙汀道上滄桑面特地相看無語悲

操心謹篤性近仁忠定公家讀書人小臣無力酬天地遺恨分明乃隕身

又　　金宅東

蘭郁芝芬戛玉筍　遡前宛對小顏淵文章步趣空餘子問學淵源近昔賢金鼎丹成收紫氣玉樓文促

罷瑤絃向來多小商量事獨立悲吟殄瘁篇

又　趙述道

忽說平庵學士亾欲將何語問蒼蒼讀書恨不藏山澤歲晩空敎有雪霜茅屋半間生白髮一石田數畝炊黃粱百年未定身先没灑淚東風芳草場

又　金弘望

邯鄲枕上夢曾圓不說卭樊學老圃十歲一官權說書千秋雙涕賈師傅祥鸞空碧蹌蹌儀瓘鶴汀洲翯翯羽斯世斯人邪復得重逢猶指九原路

又　金墇

不慭天何故祇緣吾道衰功名槐夢幻心事鬼神知
考德今無地開襟更向誰存亡多少恨揮淚寫哀詞

又　　宋鼎銳

我公天資美自少愛經籍心事秋旻月雅懷雪中栢
尚友千載上紬繹三古學神遊洙泗際志切洛閩嫡
古家賢孫在今代儕流特何論大小闡擬以鎭頹俗
爲賀淸時遭胡奈身命薄一念恒掩抑五內自爾劈
奇疾嗟無醫眞元皆戕削半夜催仙馭瑤空杳笙鶴
記余少年日與君交契篤智愚雖不同情志幸相得
庠舍與蕭寺幾度頻追逐伊鬢聯枕宿鳳刹連牀讀

我先邀君近君來挽我促對榻吐情素盍簪披心赤
雨澤交相益百年擬莫逆聞風良友至四人會一席
英明孫濟汝儒雅金思則論懷忘飢渴耽話昧昬晷
老去塵冗縛邇來少逢晤偏憎造化兒暗猜吾輩樂
石灘草已宿良巖花又落萬事嗟已矣一夢何時覺
架上有前衣壁間餘殘藥慟哭復慟哭我懷知者孰
君應濟汝遊我與息則慽嗟嗟梧溪帖至今尚在目
摧折皆杞梓所餘惟檮櫟含言言更咽揮涕涕流臆
夜臺人大歸青山埋寶玉八杵聲何凄一孤欒欒獨
仁人遽至斯是理誠難測末路無知己獨立雙涕滴

昨夢見顔色覺來樑月白聊將艷仰意和淚寫哀幅

又　族叔　芨

愛君才德逈超夷蓮桂功名玉雪姿擧止不迷雷震日職息無負海翻時那知數月沉緜症奄促前程遠大期病伏窮廬違擴訣不堪回首淚垂垂

又　族弟正運

曾哭小山翁今又哭我公小山哭時非無淚不如哭公淚無窮小山去公依仰我公歸吾誰仗蓋公天資出於夷春溫其質玉雪姿餘事文章何足臧妙年學文已知方眞工直究性理蘊實行無愧隱缺二字是以

訥隱李先生每稱學術精功名非公意偶落風塵影雙纓顚沛歸來閉門居淡泊生涯案有書案有書無俗物工夫日益密宦情日益疎顧余疎庸臭味同每從門下受磨礱濂洛之奧易之奇我問公酬互難疑翩翩書史間來往時携山寺共棲遲那知百年所景仰遽作重泉永別離弼柩如今無限痛獨立迷扃何所之已矣乎吾亦今年五十五早晩地下好相隨

又 族姪思溥

溫如良玉粹如金閑裏眞工歲月深至戒淵冰常凜凜平生㾄寐在西林

貧如百結古先生幾學杵琴歲暮聲隐外雪深人不
到校書終日餓腸鳴
餘事文章振珮琚搴蓮攀桂摘髭如人間途險無窮
盡官止春坊舊說書
霽潦年年我自知東華塵土夢差池窮廬寂寞行吾
素爲學孜孜是我息
分族漸多後姓踈昔時敦睦恐墮虛彌縫補合公爲
任宗壁曾題范氏書
春來書帶自青青寂寞幽堂千古扃莫道從今無考
德水晶峯月是儀刑

又　族孫應度

水晶峯前一草堂主人高卧夢虞唐平生至戒淵冰凜早歲高名草木香文獻素稱沖祖宅淵源元自鄭公鄉痛哭吾門師表幾小山歸後又先生

祭文　金翼漢

猗與沖翁壁立千仞忠孝世篤詩禮家傳公生其門擩染耳目天資近道純粹聰明隸業劬書深索微隱義理蒭豢經訓畱會悟非因文學是心得能者能帰既知且待餘力程文爲親應舉謙以自牧退然若虛幽蘭傳香良玉有腴知府致敬侯伯聞風獻賦彤庭

擢科登顯 書筵寵秩五載 恩光時丁 聖朝事

有不幸心欲死國力難回天謝絶交遊不應徵 辟

托蕘墳典期盡餘年善處始終無愧俯仰飮恨就圽

天何不仁吾黨無人斯文將喪冲襟雅度何處得來

嗚呼哀哉僻居寡儔我實無似講服猷範願切識荊

及托婚姻許以知己枉顧頻數眷我慇懃寒暄之餘

幸得閑暇抽經叩問求解難疑公對如流無或滯礙

慱見雅識世無比倫一二所聞亦足警戒得此良友

視若明師冀公遐齡永以爲好今焉已矣悵悵誰從

病淹窮山壯望長慟幽明負罪愧恨實多没未視含

葬未臨穴中祥奄届操文送兒哭雖傭聲語出心曲
英靈不昧庶幾格思

又　　李果

嗚呼公之亟踰年吾之悲日深非吾私公以公之賢
也嗚呼公幼性警秀長又醇靜重默自持時然後言
家貧晏如不以關心躬行孝友敦飫詩禮屠龍亢藝
游刃有餘平生所存有大過人者而羣居諄諄未嘗
厓異人益敬愛皆稱其德器以爲克世賢胄可作華
國手也噫天道之難諶遽吾公之止斯位不滿德壽
不永年善何報人何勸嗚呼悲夫歲在玄黓公處至

變盡誠職分不虧臣節公之處義未必有愧於古君子伊上之泣而聞公擬章恒持衣帶公之素懷由此可驗後世倘有楊子雲者出能令尺紙寸腸表而闡之不至終湮沒無傳也是皆繫乎天而存乎人今不可以預料也顧念我之於公淸濁相殊而婚姻之故情誼甚篤公之戾我聽鷄不臥我之造公傾倒未離固公德性服公規箴倚公有恃忘我無似今其已矣吾將奈何公疾經年漸至危劇吾適喪偶奔忙占兆病不得源源進診葬未能臨塴永訣幽明恨結曷有窮已昔我候公談笑款款今我來斯帷幕偃偃一聲

長號百感交集安得一覿再吐情曲墓草已宿我慟益切

又

從兄正模

維歲丁亥四月二十八日辛酉卽從弟說書大歸之日也前一夕庚申從兄正模以薄需拊柩而訣曰輀車在門駕言何爲僮僕悲嗷親謥涕洟捨此赫顯君其歸矣九原誰速戒彼行李憶昔與君鴈序其行朝夕嬉戲王考之旁或傳衣服有食同器遊必相隨不違步跬問業程文蛩蚷相須多積而發孰兪其跗始焉質魯終乃敏明治其心性務從和平兼以學力見

理毅然內外一致口無擇言律己也潔處鄉則義菽
水殫誠人稱善事父炳分痛弟娣無貳瑣瑣之節何
足盡道將圯故家篮君支保次第科第迺君分內春
坊之選供班者再不以爲榮揣分而懼歸卧林園文
山之右絕意進取圖書自娛謂言天假保我晚途六
載吟呻知者之悲食減形枯何病之奇冥然乘化于
仲之室我拊君背驚呼而窒完歸訣語君其記否宜
壽而促是理難究太空漠漠欲籲無路殮以長木卽
之靡睹最是難忘肴間秀氣厚夜不晨永閟偉器家
後之坂昔君慣踏於焉卜兆僉謀之合靈其連蜷其

安于玆一水而居尚恨阻貽重泉而隔曷月相覿惟我子然暮途靡適衰門日替恐莫之支嗚呼子剛若之何其單杯隻奠物薄情至靈其不昧庶顧歆止

又　　家弟正欽

嗚呼吾兄之亡其眞耶其夢耶一年之間目不見吾兄顔色耳不聞吾兄笑語滿案經籍塵生蠹壞而不見吾兄披玩若是則兄亡其眞也非夢也嗚呼兄與我同居五十年餘不相離違一日不見尚且思止息而不至亦旣憂止今歲已周矣而漠然無相接吾安得不潸慟嗚呼兄降于庚寅弟生於癸巳一體而分

異形同氣具爾之情如手如足匍匐遊戲之與同出
入飲食之與同寢必傳衣寢必同衾無一日不相隨
共處也及至年稍長也挾冊受業於兄兄悶余之鈍
愚憂余之暴棄諄諄焉懇懇焉善誘而善誨或加之
箠楚以砭其頑愚惟余句讀之解魚魯之辨皆兄之
力也嗚呼人孰無兄弟孰有如吾兄愛弟之深教弟
之勤也余既愚不肖雖不能行兄之行踐兄之言言
猶在耳何敢忘耶嗚呼惟兄生而質美幼而好學研
究乎性命之原浸潤乎詩書之訓制行不出繩墨外
出言皆從義理上和平溫厚謙恭自持與人羣居終

日忌疲從而遊者久而不見其崖異又不敢以褻語加之使人愛敬之心有不能自已者葢其懿質美行未嘗檃括而其得於天者然也嗚呼惟歲癸甲荐遭寇禍不能安居先君携吾兄弟奔寓於龜城之佛溪里不數年又轉寓於興州之城南越四年甲子撤還故里首尾十餘歲喫盡無限酸辛弟亦隨兄南北靡有止定貧病交侵事故多惱所可慰者鶴髮俱存之慶鴒原得共被之樂晨昏之暇與兄日夕同處婆娑於林泉之間追逐於翰墨之場日以爲事亦以爲樂矣丁卯四月奄至大故兄哀毀成疾幾不能保者

數矣兄弟三人共奉偏慈出入娛侍載慰載悲惟被
世間浮榮兄未嘗係戀于心而惟以悅親爲意出而
應貢舉晩擢庠士繼又大闡特除春坊之華啣騶
騎啓行萱闈悅豫一時光榮觀者嗟歎而早晩全城
之養方攢手而顒祝矣嗚呼寸草之誠未報三春之
暉永閟重泉仍酷罰若不可以生全而惟兄弟是依交
相慰勉苟延縷命兄胡遽至於斯使我抱無涯之痛
耶歎侍孃爺兄則然矣茫茫天地獨生何爲忽忽焉
惘惘焉形影相弔精神荒耗自知難久於世只誦韓
子祀而有知其幾何離之語以自釋耳嗚呼哀哉惟

兄草土以後世念益薄常欲獨往山林頤志典墳以
終餘年是兄之意也壬午四月復踐宿趼迫於分義
黽勉承膺　書筵奏對之日累承　小朝之眷遇及
其羅賊之變出而事變漸急竟至有十三日　處分
天威震疊急於雷霆滿朝臣僚戰慄罔措兄獨挺
身脫帽直入　王前痛哭諫爭請以身代不知斧鉞
之爲可畏惟盡吾身之所當爲挽　小朝而遮擁負
世孫而哀號觸冒危機視死如歸以至有正刑之
命舁出門外將就刑所相臣有言還收　嚴命遂
得一生於萬死之中而於兄意不以爲幸至于今六

七年之久而朝著間公誦皆以爲遇變盡職至誠善處惟權某一人而已惟兄當日所爲可謂質之天人無愧俯仰平日所守之確所學之正可驗於此矣嗚呼杜門掩抑臨死畢義之心可見於擬上一疏期欲一籲 天陛而累因子侄輩固挽未果焉病既革無一語及家事只以疏未得徹爲深恨未幾奄啓手足地下之幽鬱何時而可解也以吾兄忠孝慈良之誠好學篤行之懿天之降生之篤而報施之舛止此此豈但爲吾私門之慟已耶嗚呼哀哉吾兄遺藁手澤尚新兄亡未久眼淚常垂欲披而手不忍下欲看而

目不忍寓惟冀歲月差久神精稍回收拾繕寫並草家狀請誄於當世之秉筆者以圖不朽是余之責而顧余見識愚瞻文字短淺不能記兄之萬一乃於前歲略草一二藏之篋笥以要不泯於後兄意以爲如何吾雖哭徹於天淚到於泉而皆無益也已矣已矣奈何奈何

又　　族弟正字正實

嗚呼氣化有渝完粹無幾雖或有之鮮克成志曰惟我公天賦獨至孝友因心志行兼備自在齠齔已若成人早事蒼翁晚就黃田操戈入室所向無前小山

是畏江翁所賞神彩沃燁風儀秀朗衆作鳥孤鳳羣鷄獨鶴淸明在躬不受汚濁潛心墳典古訓是式仰讀俯思以存以察不求人知聊以自樂專工實地篤事公車多積厚發蔚有聞譽搴蓮折桂芥拾髭摘亨道方啓可行幼學　王曰嘉哉羽翼胄筵德稱其職久而靡遷事値罔極隻手難斡雷霆震疊大小股慄公乃挺身之死靡忒家世忠貞由公益烈掩涕南歸牢臥邱樊因以自靖謝絶塵喧甘心窮餓守我本分本分伊何笛畬經訓杜門屛息隱約自濟事親之方奉先之禮酌古斟今以適其宜條理有緒巨細無遺祖

述前人嘉惠後學爰曁小山期指準的思叔之銘益謙之誠次第繕寫宗璧是揭惟望及朔講會演讀俾之環聽庶幾有得事未及行小山徑逝三載卧漳公又棄世噫乎吾宗于何依賴顧余小子學不知方先人之命執經門墻公不我棄勸誘斯篤排文體制向上路脉口敎手指俾開矇黑庶幾百年永承明敎服膺勿失以冀微效今焉謬悠重我心悲倀倀暮途靡所倚依尚冀冥誘無底于尢

又　　族侄思浩思溥

嗚呼恭惟我公稟質淳正孝友因心子諒天性少小

劬學會而能得柔亦不茹操執寀確田地義理沉潛
墳典篁經近思朱節程全靡不貫通如誦己言博而
爲文謝其雕琢秀如癯鶴軒然獨出世態蠅桅公獨
以質衆皆浮誇公獨斂莊原憲其貧黔婁之康傷通
舉業晩捷科第春坊華啣風雲初際發軔康莊中道
坎滯事有至難敦牂之歲雷霆在上顔色不變周旋
盡職太史書傳歸臥林泉夢阻脩門中入宿趼三揖
不前乃有擬封納牖忠言庶幾異日公議自定奈何
不祿三載臥漳刀圭無力奄閉館舍以公抱負何試
不可合任論思宜置館閣澤而不川遭時罔極胡天

不慭又閱其壽倘以假年庶益所就勉脩已德嘉惠後學三溪丈席酉谷宗堂約我同志趨以鞭繩論詩說禮周旋倘佯此樂無窮公所商量今焉已矣萬事亾羊我家自先世有淑德冲祖淵源荷蒼緒脉亦有江翁文獻相傳公又承之同我先人勉追先德勗率諸宗朔朝月望講會羹牆命書古訓展讀警聽庶幾擩染期或作成衰世此事亦自難得鬼神其猜吾黨無祿哀我含索公今瞑目三載之間家世滄桑從今以往何所瞻望有疑莫質有過孰正倀倀冥途擿埴靡向不暇他恤溪以自憂尚冀冥佑毋底罪尤

又

從子思健

顯允先祖名世大賢節義文章卓冠儒先隆及後人
丕晉厥休積德累仁餘慶傍流百年始發府君乃作
鸞鳳奇姿圭璋令質淸明豈弟迥出世表乃志于學
爰自幼少乃溢于文張皇浩渺趨向旣正立志斯卓
蹔遊訥門益拓規矱克己之勇進學之篤涵養工深
操履不錯學而行之不越人倫孝思不匱無愧古人
承顏盡歡瀡瀡亦親何必致養三牲之珍旁及九族
咸盡睦婣名是實賓亦豈求知退然自持若不勝衣
冷淡家計辛苦工力至哉聖謨是我菽粟本原之地

必先提掇屋漏生白默坐澄心儼然偏然神祐是臨
爲親之榮晩登桂籍尊主庇民是其素蓄旅于 王
庭 王曰善哉三質推奬眷注特加朝著傾慕華望
獨全 王欲寵用擢置 書筵旋又引退書疏剴切
前 命累伸乃一就職知臣莫如曰予良弼公感際
遇殫誠啓沃平生之學將有施焉時値不幸奈何乎
天義重身輕視死如歸盈庭股慄孰不公危 嚴命
旋收寔天所相輿還舊廬爍盡寸腸惟公所處盡所
當爲終默不言知者知之倫彝所同靡不與噴雖異
趣者咸亦稱服公曰斯世將復何爲杜門養病乃吾

深期鑑有遺疏期一陳暴累數千言剖瀝腔血倘入
乙覽庶鑑衷赤又有纂述衆體咸備奇偶之數心
性之理讀書之法祭先之儀本諸古訓參以已得間
以吟哦先正雅俗憂國處世一發於詩清遠頓挫爍
其珠璣嗟公平生盡己之道忠孝兼全俯仰無愧家
風世德賴不墜絕信史立傳庶免泯沒藐如小子靡
所肖似自幼而壯幾蒙訓戒呵叱箠楚罔非恩誨飲
食寒暑出入興居眷眷置懷曾未忘諸庸不服教窣
窣朦黑今其已矣誰復鞭督寥寥緒業慨焉莫繼皇
皇以求曷承謦咳秩秩几案手澤猶在觸目傷感痛

裂心膓單杯訴臆尚或歆格

又　　族孫應度

冲翁以後累世積德百年 始發夫子是作生有異質
温其如玉乃志于學如筍蘊經乃溢于文如水建瓴
抑有大焉百行之源生死葬祭式禮罔愆大本旣立
小德何有墜緒茫茫奮發自幼寤寐程朱對越濂洛
靜處工深庶乎主一親在强屈十日科學糠粃拾芥
運際千一感激圖報夢想吁咈 离遴隆眷遭時罔
極六載東岡杜門掃卻客來有問長卧不答書史爲
伴禽烏相渾悠悠此心伊誰形言嶠南運厄近値百

六屆指人望太半摧折矧如夫子斯文丕責時乎不我縱未黼黻嘉惠後學將見式穀一疾三年天亦何心寥寥川城風殘響沉惟有立言可傳不朽誰掃箱篋以圖永久日月不居佳城今卜我拘先諱未克臨穴草草奉告情溢辭蹙

又　　再從孫就度

嗚呼府君而止於斯耶府君以天稟之高兼問學之工事親而孝事君而忠友于弟睦于宗信于友推而至於處事接物無不各盡其道文章之典雅博洽是府君之餘事耳公車十日之業特出於爲親之意而

寡運折桂晉途方亨天若有意於福善之餘慶矣云
何發軔之初遽遭罔極之會時運之不幸歟命途之
崎嶇歟杜門却掃掩抑成售遽至於斯則何天道之
不可必而人事之不可知也嗚呼痛哉小子自幼從
府君而學材稟庸下知識蔑如府君有憂之奬勸訓
迪靡不用極而小子稍解句讀畧意明經則府君字
解而句繹推微而演義使瞽者有所視聾者得以聽
焉且教之以士君子立身行己之方及其冠也府君
名之曰就度從成就之就也法度之度也小子顧名
思義庶幾勿墜遺意而頑愚魯下百不體一府君之

敎小子一何勤摯而小子之負府君又何至斯方府君之病也小子不欲遠離而奉承親命强就豐縣曾未旬日訃書遽至承來痛哭若墜淵谷卽日馳歸意或更奉府君之顔貌於未就和之前而比到已殮矣音容永閟謦咳莫承和容雅度今不可復見於斯世耶德音醇誨今不可復聞於斯世耶豈意旬日之間遽成千古之訣也小子信不靈矣小子誠負公矣此後一二報府君之道惟有勿辱遺敎成就其所學而亦庶幾尊靈之默佑毋底罪戾

平菴先生集卷之八

文集後敘

右先生文集合附錄凡八卷四冊歷百餘年始克編印其簡略而在久遠若是何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也盍先生即 莊獻世子玄默五月間宮僚耳其世至不幸故其言至不敢其言至不敢故其文不得不從簡而其出之不得不在久遠也此諱國之義重事之道也然亦奚以集爲哉先生危忠在 園誌苦節在國乘崇奬在 朝廷尊慕在儒林求先生者顧何待於十數篇寂寥之文哉竊嘗聞昔先生家謁先生狀於先君子大山

先生因鄭重而未遑焉以吾先子之篤契於先生者苟在天道少變之後則其所以揄揚而闡明之者宜不在天嶺以後諸賢之下而竟不敢言而不能文今百年之間有不可以不敢而終已者于其役也先生孫侍郎君以敦禹爲先君子之孫請一言以附篇末既再拜而辭不獲則乃嗚咽而復之曰此先君子之所不敢也如不肖蔑識尤何敢焉然 園誌謹嚴而不露國乘幽鬱而不章 朝廷奬而不明儒林慕而不詳遂使先生懿行卓節之可書可讀者皆涉於魯之所當諱而只付之白世下

忠臣烈士呑聲飮泣之中並與其咳唾之遺落在
人間者亦掩翳不傳寢遠寢湮使慕義者興感尚
德者長吁古今無是理也然則是集之役烏可已
也先生德性純厚上學之日已以此學爲己任所
著中庸總論近思錄講義勿忘勿助毋自欺四端
七情辨等書皆剖析精微旨義明白釋褐之初又
以尊主庇民四字拳對於引見之日所著 筵說
記事 書筵講義又皆裨補 睿學密贊謨猷義
理明正忠愛懇篤詩又平實典雅渢渢有大家風
若使先生遭際末替翺翔泰階以展布其所學與

所自期者則所以羽翼乎斯道陶鑄乎民物者其功業如何哉而卒值事變非常之會視虀粉礫裂如家常茶飯及其 聖度包容待以不死則遂乃匍匐南歸杜門自廢有時哀至西向慟哭後值甄復不就 召命此其先生爲學之本末建立之始終也而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也然亦豈無所本而然哉蓋先生即忠定老先生之孫也忠定先生乙巳大節固已軒天地溥日月而先生擩染於世襲之教又嘗登荷蒼二先生之門講磨仁義之說熊魚取舍之分固已素定於胷中非若一朝感慨

慕義者之所勉彊而苟難也則求先生者當於平
日問學之中而後求所樹立乃其充積之餘發見
之驗耳然則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有不待言語
文字而傳然古之慕德者雖遺杖弊席之微猶必
愛玩而寶蓄之況精神韻響之所寓者乎吾知是
書之出而先生之心與事將大明於天下萬世矣
奚論其篇數之寂寥也邪於是乎書以塞慈孫之
請且以備先君子之未遑云爾先生後八十九年
先生孫晶山公宥湖南之責

聖上十五年戊寅溫風節後學韓山李敦禹謹書

平菴先生懷幽忠抱苦節沒世百餘年遺集尚未出益難之也難之謂何先生之集其諸異乎諸家之稿不徒以文辭之典雅經訓之深造而已先生之危衷隱慟結轖幽鬱其義謹嚴其事難慎當時之所筆出者猶不敢盡言況以後人之手而沒之不可也傳之亦不敢也方其土室複壁掩抑而沒齒也將身與名之不欲有聞又奚乎期其言之可傳後識也先父老之所以難之而有竢乎他日也歟嗚呼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而終未有鬱而不伸者其晦與明皆天理

也天理之明不于文字而何以哉今大義之闡揮
已歷 四朝煥然若日星之麗天朝野記載皆百
世不刋之書而先生之名與之終始 聖主尚其
節羣賢述其蹟揚之華袞而埀之簡策而先生之
心與事已畢彰而無幽矣於是乎先生之文尚可
以無傳乎哉先生之文尚不可無傳況乎 胄筵
顧問之日 睿學卓越手翰頻繁及 离明闡彩
之後舉國臣民之欲仰瞻末光者無所證嚮而屋
存於僚臣之所謹記而奉守則凡我百世不諼之
思所以奉玩而寓慕者其不在斯編乎否先生之

玄孫侍郎公因前人之所次輯而始付諸剞劂此
先侍郎品山公之遺志也侍郎公父子歷仕于朝
躡颺華貫此先生五世之澤而蒙被 聖朝之記
念前後 特敎昭著一編是集之成慈孫之顯揚
先烈可謂無憾而其亦上有以闡 貳極之德徽
下有以頌累世之 恩榮也夫孔子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盖史亦有不敢直書者況私家傳記尤
有所兢兢致愼而不敢盡焉世之覽是集者其必
有考其蹟領其意而拊卷而掩涕者矣工既訖侍
郎公以爲是役也門族之所共效力請志其由貌

末蔑識何敢浼焉而凡我諸宗襲先生之教誦先生之義者與帛仍無異今於沐梨之舉各致其誠敬以一語盟手而識其端門孫璉夏謹識

高王考平庵府君遺集成凡四冊八編府君自事變以後觚墨應酬廢絕以自終今玆八編所載率五十三歲以前所作而往時諸先輩屢加删校以就約者也伏念府君學問中人際遇之初已蒙經學精深之褒則其立言論著固可以傳諸後世而今玆所以簒緝編摩要與天壤俱弊者抑亦有大於此者存耳嗚呼拚死不出 正考之所手書

於 園誌也杜門掩抑 正考之所命錄於嶺獻也朝野之籍煥日星而輝金石固無待於是集之行而顧我遺民百世之感愈久而不忌者有之六載 講院晝訪夜對 睿學之高明 聖工之純密講義一篇是已三幅 宸札諄勤懇惻畧潘不昧 玉音如昨千一明良之契此焉可覩諺 爲明奄晦往事無跡片璣隻璧之遺落人間者獨賴有此則收拾表章以圖不朽其可已乎擬上一疏府君末年所草而臨終以封函之未徹 睿誣之未辨爲不瞑之恨今其昭布一世伸明大義其可

已乎然則是集之行不但以學問之淵造文章之雅醇而已而逮時諸先輩之所嘗惓惓於此事者有以也以故先君子極意裒稡淨寫以弆而其義有謹嚴故其事有難愼緗褭之役遽成千古之恨矣藐玆不肖早承遺蔭叨　恩竊祿報塞靡效而年且及耄矣及今不圖恐此事便已始乃竭瑣力募印手與門裏諸人僨提勘訂閱五朔而功告完搜其存削頭緖大槩依前人圈標而以朝野聞見
列聖追尚之辭附焉夫然後府君之幽忠顯節心志事行炳然如白日之咸覩而先人平生之志

庶可以無憾也否獨有一事可恨者日記一部乃
當日之實蹟此書之大關捩而今畧附數條於諱
義之下而其下則闕而不錄誠惶慼痛傷不自安
然竊嘗聞之粵在　正廟壬子嶺士之陳疏也疏
中有引故說書臣權某日記中語而以　御筆抹
去十四字大聖人筆削權度精嚴而況日記所載
不但止於所引十四字而已耶先輩所論魯之所
當諱者眞有得於聖人之意也讀是集者其必有
緬仰沉思彷徨抑塞掩卷而嗚泣者矣於乎唏夫
上之十五年著雍攝提格流火節玄孫涞夏涕泣謹

書

平庵先生文集附錄終